五禮通考

口仁12
1.062
52

五十二

門 口 12
號 1062
卷 52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大保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嘉禮十九

飲食禮

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以其大宗子當收聚族人非同宗則不可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若別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疏此問其取後取何人之答以同宗則可爲宗同姓亦不可也又云支子可也以其他家適子當家自爲小宗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關則適子不可後他故取支子支子則第二已下庶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子之稱嫌謂妾子得後人適妻第二已下不得後人是以變庶言支支者取支條之義不限妾子而已若然適子既不得後人則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也）

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監本正誤子誤作人不得後大宗注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疏云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案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與此義同云曷為後大宗此問必後大宗之意云大宗者尊之統也者明宗尊統領族人有族食族燕齒序族人之義是以須後不可絕也云禽獸以下因上尊宗子遂廣申尊祖以及宗子之事也學士謂鄉庠序及國之大學小學之學士雖未有官爵以其習之四術開之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禮故敬父遂尊祖得與士大夫之貴同也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皆建爵尊者其德所及遠也云適子不得後大宗者以其自當家主事并承重祭祀之事故也天子始祖諸侯及大祖並於禰廟外祭之是尊統遠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中下士一廟是卑者尊統近也此論大宗子統領百世而不遷又上祭大祖夫士之等者欲見大宗子統領百世而不遷又上祭大祖而不易亦以尊統遠小宗子惟統五服之內是尊統近

敖氏繼公曰小宗者族人之所尊而大宗又統乎小宗故言尊之統見其至尊也大宗為尊者之統而收族人故族人不得不為之立後郝氏敬曰凡繼繼宗也宗為大則所親為小故舉宗法明之大宗自始祖以下適長世世相傳合族人共宗之小宗謂始祖適子之第二子亦以適長世世相承五服內宗之大宗百世不遷小宗歷高曾祖考毋四世親盡則遞遷大宗繼禰小宗繼祖各同父以上各以其四親為小宗同父之適謂繼禰小宗同祖之適謂繼祖小宗此外則五服窮而不相統矣以彼各有五服內繼高祖下者自為統也族人各有四宗又共事其始祖之大宗故大宗尤重大宗絕必擇族人支子繼之適子不得後大宗各有所後也此見宗嗣至重為人子者不可輕為人後既為人後則不得復遂其私也

盛氏世佐曰自曷為後大宗以下皆論大宗不可絕族人當以支子後之之義蓋為小宗之支子者一旦棄其本宗而為大宗後人子之心或有所不安於此故以大義斷之而曰後大宗者即所以尊祖也則族人皆知義之無所逃而不得以親疎為嫌矣尊謂別子之為祖者也大宗者尊之統謂祖之正統在人宗也以母比父則父尊父在為母則是也以禰比祖則祖又尊不以父命辭王父是也推而上之至別子之為祖者而尊止矣重言大宗者尊之統也者見士大夫之家以別子為祖尊統雖近而以繼別者為正統所在則無異於國耳統在足以收族統絕則族遂散而不可紀勢必有一本之親視為行路者其去禽獸不遠矣此族人必以支子後大宗之故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者重絕人之祀也族人多矣寧必以其適為後哉言此者亦所以杜爭繼之釁也古之人惡背其親迫於大義不得已而為之而後世乃貪則爭後者有之或無所利焉則聽大宗之絕而莫之顧噫時代之升降遠矣

陳氏禮書辨嫡子服父三年父以尊降服子期而長子三年以其傳重也孫服祖期祖以尊降服孫大功而服適孫暮亦以其傳重也若適子在而適孫死則祖亦服大功以其有適子者無適孫也適子不在而祖死則適孫亦服三年以其無適子者適孫承其服也然則古者父死立嫡子嫡子死立適孫上以後先祖下以收族人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絕故無子則

族人以支子後之凡以尊正統而重嫡嗣也春秋左
氏傳曰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
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
以卜以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
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
子之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嫡
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何
休曰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無子立左媵媵子嫡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
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子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子
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子不識何據云然耶夫
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娣所以從嫡
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冢子母弟為嫡子書以母
弟莫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

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
嗣何必娣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
禮言為後者四有正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
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有體而不正庶子
為後是也有正而不體嫡孫為後是也然傳至嫡孫
嫡孫無後則必立嫡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禮謂
族人以支子後之蓋自其無弟者言之也今文諸
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
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同母弟無母弟立庶
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
准此若然是無嫡孫則舍嫡孫母弟而上取嫡子之
兄弟無嫡曾孫則舍嫡曾孫母弟而上取嫡孫之兄
弟嫡子之子宜立而不立嫡子之兄弟不宜立而立

之是絶正統而厚旁支矣與禮大宗不可絶之云不
亦異乎　木之正出爲本傍出爲支子之正出爲嫡
旁出爲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本伐其本則木斃矣廢
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絶矣本固而枝必茂嫡
立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
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
生則冢接以太宰庶子少宰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
食而見冠則嫡子於作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
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
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
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
祭於臣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
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
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
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
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
愛季佗而卒於名禍晉獻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
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
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
立之則亂正統而啟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
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或曰易言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禮言子以馭其幸則人君之於臣其所以立者
無嫡庶之間耳然考之於古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
王立戲仲山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
逆也王卒立之其後魯人殺懿而立括則魯之禍宣
王爲之也古之所謂開國承家者猶之別子爲祖也

爲祖而不爲宗則其所立者非爲傳襲其先也果使之傳襲其先而不以嫡長則宣王已事之驗可不鑒哉

右宗子立後

爲人後 附

大清律例 一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 其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并官司受理

（田氏序成立後論右稱父後者非謂諸子皆可以爲父後也必嫡子乃足以當之嫡子者大宗小宗之統也身爲小宗之適則五服之親皆其所統故禮曰嫡子不得後大宗以支子可也而漢初之詔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蓋嫡子之謂也古稱立後者非謂昆弟無子者人人爲之立後也惟大宗乃舉之故禮曰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蓋義舉也於禮未之有聞也古稱爲大宗後者非必親昆弟之子也有以從昆弟之子後從世父者矣有以諸孫後祖者矣有以諸曾孫後祖者矣有以諸元孫後高祖者矣故禮曰爲人後者斬衰三年不名所後爲父者以所後不定難以預著其名也後世宗法不明而嫡子庶子皆稱父後立後之義不明而同居異居昆弟之無子者皆爲立後稱謂之義不明而爲人後者伯父叔父皆易爲父而以孫後祖以無服之孫後遠祖者禮既不行名亦不著非先王之本旨矣雖然生今之世異居而無後則族之强無狀者或將攘其所有而死者無所依歸故近世立嗣之法雖與古昔殊科而弭禍亂以敦彝倫亦律令之所不廢也若昆弟同居而無子而有父母臨之又從而割昆弟之子以爲子則於理無當矣乃今細民之家惟利其昆弟之無後也不幸昆弟無後則汲汲分其支子以嗣之將以并其所有是先王明倫之教反爲薄俗婪利之資也　立後之禮先王起之以存宗後世沿之以定亂何以言乎起之以存宗也蓋先王明倫之教莫大於嚴父嚴父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繼別之子是爲大宗上以承祖廟下以收族屬猶木之有本也沒而無子則族人推其支子之倫序相當者爲之後而奉之使廟祠有主而族屬有依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蓋有之矣或者以義舉之乎禮未之有載也何言乎沿之以定亂也後世宗法廢而姓氏亂人但私其近親以相敦附其下者仁讓陵夷而參商競起雖同胞屬裏之戚亦有別籍異居者沒而無子則覬覦無所依產業無所屬攘奪乘之而悖叛作故王者立法取上古存宗之意而著爲律令凡異居無後者則近親推其支子之倫序相當者爲之後而主之幽以爲死者而明以養生者所以弭禍亂而敦彝倫也然則立後有二義矣一曰大宗一曰昆弟之異居者在上古則如此在後世則如彼要之存宗之義公也禮也定亂之義私也法也）

蕙田案如田氏說是異居立後同居不立後也異居同居豈可以爲立後不立後之準乎律無之

羅虞臣為人後議如何而可以為人後曰卜子夏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為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為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為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自叛於先王之教者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為厲乎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為厲也

紹炳立後說支子後大宗嫡子不得後大宗非夫人而可以立後非夫人而可以為人後也明矣禮稱別子為祖繼別者為大宗以大宗為嫡長相承合族所統不可一朝忽諸毋祀故以小宗之支子為後若以小宗後小宗以支子後支子彼無不可絕之道此無不得已之情忽然捐本生稱繼嗣於情也拂於禮也過君子深非之然則生也不幸無嗣死竟同於若敖氏之鬼與禮稱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正為小宗支子之絕嗣者設爾又何必強為立後自干大宗也或曰諸葛亮在蜀以已未有子求兄瑾子喬為後其後亮生子瞻而諸葛胳被吳門誅仍令喬子攀還奉瑾祀此於義何居大亮非嫡長似殊大宗然諸葛兄弟三人各仕一國正禮所謂別子為祖者也繼別為宗豈容遽絕亮之求喬為後攀之還夫瑾祀可謂允協也或又曰近世陽明王氏曰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為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謂無後大抵皆殤子之類也然則古昔無問大小宗無不立後者夫陽明所稱士大夫置後亦與諸葛繼別之意相通至云無後皆殤子此語未的案禮又云支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明屬兩條注云庶子不得立廟故不祭已之殤與兄弟之無後者必於宗子祭祖之時與祭於祖廟也蓋庶子兄弟無子固不得更為立後祇當祔食於祖考爾是知支庶卑賤何容越分求繼若夫富貴亢宗亦得通於別子之義而謀為立後者尤必辨賢明序斟酌情理之中焉

慈田案羅氏柴氏皆主從祖祔食之說與徐氏同辨見後

汪氏琬曰古者大宗而無後也則為之置後小宗則否大小宗猶不得置後況支庶乎子夏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然則族人而不為後也其遂不祀矣乎曰不然也孔子曰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雖不置後可也然則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焉祭者將奚從曰視其祖故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之謂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然則大宗其遂絕乎曰如之何而絕也弗後殤者而後殤者之祖禰則大宗固有後也然則莫尚於大宗矣奚為不使嫡子後之也曰以其傳重也古人敬宗而尊祖禰嫡子者繼祖禰者也故不可以為人後也然則無宗支嫡庶而皆為之置後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也不亦大悖於禮歟曰此禮之變也蓋自宗法廢而宗子不能收族矣宗子不能收族則無後者求祔食而無所其無乃驅之為厲乎故不得已為之置後也變也然則今之置後者必親昆弟之子次則從父昆弟之子其於古有合與曰不然也禮同宗者皆可為之後也大夫有適子則後適子有庶子而無嫡子則卜所以為後者如衛之石祁子是也況無子而為之置後其有不聽於神乎吾是以知其不然也卜之則勿問其孰為親孰為疎可也是可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也是

慈田案汪氏主卜尤屬滑突

徐氏乾學曰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自秦漢以後世無宗子之法凡無子者則小宗亦為之置後彼豈盡為繼嗣起見哉大要多為貲產爾不知小宗無後者百有從祖祔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又何必立人為後始可以承其祭祀哉今世之紛紛爭繼嗣者其為

大宗當斷之律例若小宗則舉從祖祔食之禮而不為立後其亦可也

蕙田案禮以義起法緣情立不衷諸吉則無以探禮之本不通於時不足以盡物之情如宗法為人後一事此極古今不同之殊致也禮稱大宗尊之統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是惟大宗當立後而小宗則不立支庶更無論矣嗚呼此誠三代以上之言不可行於後世者也何則古者有井田有世祿井田法行則人無兼并世祿不絕則宗無削奪有世祿者皆卿大夫也禮別子為祖別子者本國公子他國公子庶人崛起皆卿大夫也卿大夫則有圭田以奉祭有采地以贍族蓋其祿受之於君傳之於祖故大宗百世不遷而立後之法重焉若後世與古相似者惟宗室近戚勳臣襲爵者為然耳若卿大夫則多出於選舉雖公卿之子其入仕者或以甲科或以恩蔭別無世祿可藉而士之入仕崛起者居什九是以一族之人或父貴而子賤或祖賤而孫貴或嫡賤而庶貴貴者可為別子賤者同于庶人皆以人之才質而定非若古繼別之大宗一尊而不可易也至於兼并勢成人皆自食其力勤儉者致富惰侈者困乏即一家之中有父富而子貧兄貧而弟富嫡庶富又以人之勤惰奢儉而分非若古宗以收族其勢必不能既無大宗則人各禰

其禰各親其親亦情與理之不得不然者乃
田氏羅氏等猶執大宗立後支庶必不可立
後之說繩之是焉知古者大宗百世不遷今
則人人可以爲卿大夫則人人可以爲別子
別子未必非支庶也而謂支庶不立後可乎
而況小宗乎古者小宗五世而遷亦有收族
之道今則小宗之適不皆可以收族而支庶
可以爲富人支庶無藉於宗子而宗子之祭
祀有闕反不能不藉於支庶若不立後是奪
支子之產以與適黜賢而崇不肖豈近於
人情宗子且不可而況他人乎乃議者猶執
殤與無後從祖祔食之說繩之倘果有宗子
可也無宗子則無祖廟無祭祀不知祔於何

所食於何人不亦拘泥而不通於事矣乎伏
讀
國家功令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
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小功緦麻如俱無方許
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其或擇立賢能及所
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以次
序告爭并官司受理又獨子不許出繼夫曰
無子者則凡無子皆是未嘗指大宗小宗及
爲適爲庶而言也曰同父周親則兄弟皆是
未嘗專指繼父之適爲言也由親及疎由近
及遠又有擇賢之條即古同宗皆可爲後之
義而次序分明則爭端不起獨子不爲人後
尤與嫡子不後大宗之義相符此真禮以義

起法緣情立非
聖人莫能制也今於儀禮之後蒸録律令謹疏其
大義附諸家之説而辨之如此至爲人後之
事三代以後變態日滋茲特統以三條曰立
後之正立後之權立後之失皆臚載其蹟而
準之
時制參之古禮附論於左方俾爭後爭産者知
所鑒焉

右爲後律令

後漢書袁紹傳注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
後伯父成 三國志注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遭母
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臣松之案魏書
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寔成

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
之二書未詳孰是
蕙田案生而父死縱是遺腹亦便持喪不須
追服紹之追服正爲紹生定嗣成死已久名
爲其子寔未持服也東漢之時三年喪廢行
者輒得高名而干譽之徒每多過禮紹之詐
黠於斯可見松之反以此疑爲成所生誤矣
晉書安平王孚傳九子邕望輔冀晃瓌珪衡景望字
子初出繼伯父朗
魏書于忠傳忠自知必死表曰臣薄福無男臣先養
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猶子之念寔切
於心乞立爲嗣傳此山河靈太后令特聽如請以彰
殊效

唐書崔祐甫傳子植嗣植祐甫弟盧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盧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名植使即喪次舊唐書王正雅傳從弟重伯父翌之子也重子衆仲衆仲子凝凝無子以弟子鑣爲嗣鑣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蕙田案由翌至凝四世嫡長矣而鑣自有兄則以支子後大宗之正也

宋史宗室傳滕王德昭長子惟正特拜建寧軍節度使卒追封同安郡王無子以弟惟忠子從讜爲嗣

蕙田案惟忠是滕王第四子從讜是惟忠第八子是支子後大宗也

又案古人立後之法專爲大宗而後之人必以支子後世宗法不行是以繼絕之禮並及支庶故居今之世而欲執何休小宗當絕之說則爲不情而立自當以幼房支子爲正若乃習俗成訛動謂長房無子當以次房長子爲嗣此無稽之說也夫大宗百世不遷則數百年祖先傳重者止此一人敬之所以尊祖事之比於君道猶不敢奪人嫡子爲後況區區繼祖繼禰妄號大宗甚或身爲仲子乃欲取叔季弟之長子爲嗣何其謬哉知禮之士慎無奪人之嫡亦不可爲人奪嫡也

又案以上以次房支子爲長房後

晉書義陽王望傳四子奕洪整穆奕早亡以奕子奇襲爵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

安平王第四子翼以兄邕之支子承爲後

高密王泰傳四子越騰略模騰出後叔父

譙王遜傳敬王恬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允之出後叔父愔

劉毅傳毅二子暾總總後叔父彪

魏書裴伯茂傳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舊唐書虞世南傳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

蕙田案支庶無子不必立後之說前已辨之詳矣況或暮年賴以承歡或孀居撫以守志族人能以支子後之豈非親親之誼而必執禮禁之乎

又案以上以長房支子爲幼房後

後漢書伏恭傳恭字叔齊瑯琊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

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當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南齊書王延之傳延之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才粲之

北齊書袁聿修傳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飜之子也出後叔父躍

魏書南安王禎傳禎子英英子熙以死乂隔絕二宮起兵赴難爲乂斬於鄴街熙異母弟義興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及熙之遇害也義興以別後故得不坐

隋書房彥謙傳彥謙字孝冲年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唐書盧邁傳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

戴胄傳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年父子繼爲宰相世詫其榮

宋史馬廷鸞傳廷鸞字翔仲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爲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蓼藋不給爲之食不下咽

曹覲傳覲字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杜杞爲言於朝授覲建州司戶參軍爲修古後

明外史秦文傳文引疾歸惟日督教子姓弟禮禮子鳴雷出後伯父文嘉靖二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終南京禮部尚書

蕙田案史傳主於紀事原不爲立後之法而

該故多直稱後伯父後叔父而其兄弟之有
無行次之伯仲俱不可考然兄弟子猶子則
立後自當以親者爲始律文所謂先儘同父
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蓋亦人情天理之
自然儀禮言族人後大宗者見族人雖疎尚
不可坐視其絶非謂舍親兄弟子而反立族
人子也故總而列之以爲取後之常法
又案以上以兄弟子爲後

後漢書鄧隲傳隲弟閻卒閻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
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閻後耿氏教
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
觀官至長田校尉

魏志文德郭皇后傳皇后父永后早喪兄弟以從兄
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

張冲傳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秉通直郎冲出繼從
伯侍中景

魏書陸俟傳俟子麗麗子定國定國子昕之尚顯祖
女常山公主奉姑有孝稱又性不妒忌以昕之無子
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以昕之從兄希道
第四子彰爲後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
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嘗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
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

隋書薛道衡傳道衡以憶高頻帝令自盡妻子徙且
未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與道衡偏相
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長成殆不
識本生

唐書薛收傳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案隋書唐書所載互異故並列之

祖者曰從父兄弟同高祖者曰族兄弟外此無服謂之同姓兄弟而已後世稱名浡亂同祖者改爲同堂兄弟同曾祖者爲從堂兄弟同高祖者爲再從兄弟第五世祖免者亦或稱三從焉是以史傳所載或依古之名則同祖即稱從兄弟苟非宴知爲號則同四世五世並稱從兄弟苟非宴知其支派無由懸斷其親疎然五世以內親屬未竭則取子立後猶一氣也故總之曰從兄弟子不復加區別焉

又案以上以從兄弟子爲後

曹植釋思賦序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子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聞見前録司馬溫公以康節之故遇其孤伯溫甚厚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康字公休其賢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也

宋史司馬彦求傳夢求叙州人溫國公光之後也母程歸及門夫死誓不他適旌其母曰節婦夢求其族子取以爲後

宇文紹節傳紹節字挺臣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援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爲之後

張子全書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絶後可乎必須以疎屬爲之後也

羅虞臣爲人後議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爲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昔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絶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絶其親而遂不有繼父蒸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如之何曰此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服

蕙田案五服以外乃稱族人夫族人之子與我不同高祖夏商之世可通婚姻立以爲後疑於不相接續矣然近支既無其人豈容束手絶祀且以我視族子爲疎屬矣以高曾祖視彼之高曾則未嘗不親也援而立之斯亦不失其正者苟必泥於近親寧以獨子承兩後是特吝惜財産不肯畀之疎屬名爲不絶而實已殄矣是君子之所大惡也

又案以上以族人子爲後

齊書江敩傳初宋明帝敕敩繼從叔慫爲從祖淳後僕射王儉啟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允嗣所寄惟敩一人傍無眷屬敩宜還本於是敩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

蕙田案敩本獨子理無出嗣而王儉之啟於無父命爲後尤爲切著至云臣子一揆義非天屬然則苟無父命雖天子不能奪也彼貪利財産甘棄其親而以人爲親者讀此可以惕然心動矣

大清律例續增乾隆四年定例獨子不許出繼

蕙田案以上獨子不為人後

晉書羊祜傳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

宋史宗室傳濮安懿王子宗祐克已自約蕭然若寒士好讀書尤喜學易嘉祐中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為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為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

蕙田案以上父沒不為人後

宋史禮志紹聖四年右武衛大將軍克務乞故登州防禦使東牟侯克端子叔博為嗣請赴期朝參起居而不為克端服大宗正司以聞下禮官議宜終喪三年遂詔示室居父母喪者母得乞為繼嗣

蕙田案身為支子禮當出後者固不容不後且父歿可從祖命母歿可從父命非必一居重喪遂無出後之道也但身在喪中而舍而去之是猶室女居喪而服中出嫁於情安乎寧可虛彼之祀以待我喪之畢斯為進退有禮而無忘親棄本之罪矣

又案此條居喪不為人後

家氏世範貧者養他人之子當於幼時蓋貧者無田宅可養暮年唯望其子反哺不可不自其幼時衣食撫養以結其心富者養他人之子當於既長之時今世之富人養他人之子多以為諱故欲及其無知之時撫養或養所出至微之人長而不肖恐破其家方議逐去致有爭訟若取於既長之時其賢否可以粗見苟能温淳守已必能事所養如所生且不致破家亦不致興訟也　多子固為人之患不可以多子之故輕以與人萬一不肖既破他家兩家俱受其禍矣

蕙田案袁氏前一條計較利害頗為偏見蓋

貧者固當撫養以給其心苟所養不肖亦何望其反哺富者固憂其不肖破家然既長始立則情誼不相浹洽亦安能事如所生要而論之當云俟其稍長以覘頭角撫之婚冠之前以篤恩誼則無問貧富皆爲兩全之道耳至後一條爲生子者言之則誠爲篤論人莫知其子之惡而但利其兄弟之財至於所後不肖破家蕩産彼家深受其害而已子曾不享其利何不任彼擇其賢者得以善全無害乎是真以子後人者所當察也

又案此論立後必擇人

宋史范鎮傳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

事尚未大於此者乎即拜疏曰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封文彦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寔告客曰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

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每因事及之冀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

歐陽修傳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

司馬光傳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

韓琦傳仁宗嘉祐六年遷昭文館大學士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至

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室告宗寔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

猶堅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

蕙田案四條皆宋仁宗時立英宗爲嗣之事也當時言者如包拯呂誨吳奎張述傳中皆有諫詞茲以發端於范鎮繼以歐陽司馬而韓魏公成之故摘録以見其槩夫天子之尊固宜早定士庶之家亦在預圖苟希圖生育觀望遷延一旦變生爭名施奪亡國破家階於此矣韓范司馬諸公之言真中年無子者之炯鑒也

宋史富直柔傳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

從而薦之名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爲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

范如圭傳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如圭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合爲一書以獻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王爲皇子進封建王

蕙田案二條宋孝宗嗣位之事也厥後大統有屬而大孝彰聞豈非盛德之至哉

明史梁儲傳正德十一年春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備儲貳之選皆不報八月儲等以國無儲副而帝盤遊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報

王縝傳乾清宮灾疏請養宗室宮中定根本不報

石天柱傳乾清宮灾上言前星未耀儲位久虛既不常御宮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計長久哉

黃瑩傳正德十四年上疏曰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寔宗社無疆之福也

員外郎陸震草疏將諫見羣疏稱歎因毀已藁與羣連署以進帝怒甚下二人詔獄越二十餘日廷杖五十斥爲民

蕙田案梁儲諸人諄諄於建儲之議使武宗

能決之於早如宋之立英孝二宗則父子素定可以潛消議禮之禍而正人貶謫元氣彫喪不若是之甚矣徒薪曲突無恩澤至於焦頭爛額而後已惜哉

〔類體集〕繼嗣一節多有不肯早立以致身後爭繼禍起蕭墻且爭繼者何心原圖繼產非為繼嗣也及至紛爭家產蕩廢應繼者反不顧繼何如身在之日早於應繼之中擇其善者繼之加意撫養令其感恩深重不特無身後爭端亦且頂戴過於親生矣

蔥田案古之立後早定而獲福者宋之英宗孝宗其明驗也不早定而漠如途人者明世宗其炯鑒也乃世之愚夫至於耄老猶思博取廣求而不早定嗣無論爭奪破家即晚而定嗣情義淡漠不相比附豈非自貽之感哉宋明諸名臣多以早定皇嗣爲言皆愛君憂國之苦心特時有聽有不聽耳天子無人其

揆一也

又案以上立後宜早定

〔宋書謝弘微傳〕弘微從叔混無後以弘微爲嗣童幼時精神端審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年十歲出繼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惟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

〔梁書阮孝緒傳〕孝緒父彦之孝緒七歲出後伯父允之久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允之姊琅琊王之母聞者咸歎異之

〔宋史蔡齊傳〕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爲後既歿有遺腹子曰延嗣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子萊人義焉

〔金史移剌履傳〕履父聿魯早亡聿魯之兄興平節度

使德元無子以履爲後及長德元生子震德元歿盡
推家貲與之
〔世宗紀〕大定十三年四月定出繼子所繼財產不及
本家者以所繼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
蕙田案此蓋以貧者無後富者多子必有互
相推諉之弊遂至坐視其絕者故酌此以通
之庶幾繼絕之道得以盡行立制之意可謂
苦心矣若知禮君子當以義命自安何屑屑
於此哉
〔元史孝友傳〕王薦兄孟翰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
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
莫肯爲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
蕙田案傳言王薦之善與立後之禮無涉然
王以路人能返其田以存人之祀劉有同族
乃以田之有無爲立後之進退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故列諸此以愧世之規家計而
圖立後者
〔明外史王燾傳〕燾字濬仲崑山人少孤貧九歲爲人
後族人有謀其產者燾舉以讓之獨迎養嗣祖母及
母惟謹
〔大清律例〕若義男女婿爲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爲
依倚不許繼子并本生父母用計逼逐仍酌分給財
產 若無子之人家貧聽其賣產自贍
蕙田案流俗多以立後起爭奪傷情誼或棄
親而不恤謂之不情或不應立而强求謂之
非禮其端總爲財產起見若夫有志之士薄

此而不爲坐視其絕而不顧則又以財産爲
挽已而激而過焉者也若謝弘微以下諸人
既不廢禮又不貪利心事皦然如青天白日
聞者足使頑夫廉薄夫敦
又案以上爲後不計財産
右立後之正

後漢袁紹傳紹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
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亦奇其姿容欲使
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
晉書周顗傳顗三子閔恬顧閔無子以弟順長子琳
爲嗣
明史外戚錢貴傳長子欽爲錦衣衛指揮使與弟忠
俱沒於土木欽無子以忠遺腹子雄爲後

鄭濂傳鄭文厚生欽文融無子以欽嗣欽嘗刺血療
本生父文厚疾
通典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
絶父祀以後大宗不載聖云大宗不可絶言嫡子不
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
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絶子不絶其父宣帝制曰聖議
是也
魏劉德問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
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絶後則違禮
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
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
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漢

家求三代之後弗得此不立大宗之故也豈不以宗子廢絶圖籍莫紀若常有宗主雖喪亂要有存理或可分布掌録或可藏之於名山設不盡在夾不盡失且同姓百代不婚周道也而姓自變易何由得知一已不知或容有得婚者此大違先王之典而傷自然之理由此言之宗子之重於天下久矣

【性理會通】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游酢〕為人後解禮之所以立後曰重大宗也小宗無子以為可絶者也故不為之立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絶故立後以繼之小宗不可擬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易為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大宗者祖之正體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猶存也尊者存焉耳本乙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祖絶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重絶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古者公子為卿大夫及始仕而為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絶益知天子之不可絶矣大宗者繼別云爾曰尊之統也故同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大子之統受之始祖始祖受之天不奪尊之統也內治同姓外治異姓不奪收族者也甚大宗矣是故不可絶也故天子無嗣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為後天子適子不為後子禮之變者適子亦為後矣何言乎禮之變者適子亦為後者非他也傳小宗之統焉爾明小宗之義為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為尤重矣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大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弗不敢信其尊矣雖有親焉不敢專其親矣信其尊嫌於貳伊故諸侯適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亦猶有至重者也繼大統者因斯舉也而知其所由來則可以事天可以祭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為人後之義者揩諸天下無難矣

羅袁氏長子亦可為人後議孫逺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為後曰期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為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魚以主祖及魯祖之祭蓋逺嫌也以己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為非

【大清律箋釋】承繼之法由親而疎自近而逺又有擇賢立愛之條可謂情義交盡周賅無遺矣乃末俗圖財起爭兼有執小宗可絶大宗不可絶之説者殊不知此指兩房乏嗣僅有可繼之一人而言也

蕙田案人之生子必有長然後有次子雖衆多而適子猶獨子也安可為人後乎且為後亦有不同設是身為支子而大宗適長無子

又別無支子可嗣以我長子後之則為大宗之適義之權也若已為繼禰長子何敢廢父之適孫以後堂兄乎已為繼祖長孫何敢廢祖之適曾孫以後從兄乎而世俗不明宗子之法動云絶幼不絶長於是有伯兄無子奪仲叔之適以後之者已為誤矣甚有仲兄無子亦欲絶叔季以後之者豈非誤而又誤者乎箋釋剖明之曰小宗可絶大宗不可絶此指兩房乏嗣僅有可繼一人而言足以破舉世之惑矣

又案以上以幼房適子為長房後

晉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藐為子

阮孚傳無子從孫廣嗣

劉頌傳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翊子隲為嫡孫襲封

晉書江敾傳初宋明帝敕敾繼從父慥為從祖淳後僕射王儉啟江忠簡乞嗣所寄唯敾一人敾宜還本若不欲江慥絶後可以敾小兒繼慥為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璲禮之始何期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敾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

王奐傳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彦孫為雍州刺史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上大怒收之奐子虔陳兵閉拒皆伏誅奐弟佃女為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奐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女並長且奐又出繼前代或當有准可特不離絶

魏書王叡傳叡次子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宋史禮志元豐國子博士孟開請以姪孫宗顏爲孫據晉侍中荀顗無子以兄之孫爲孫其後王彥林請以弟彥通爲叔母宋繼絶詔皆如所請

宗室傳越王傑無子仁宗以恭憲王元佐之孫允言子宗望爲之後　允初無子以允成孫仲連爲之後

李昉傳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從大父右贊善大夫右無子以昉爲後初超未有子昉母謝方娠指謂叔母張曰生男當與叔母爲子故昉出繼於右

元史魏初傳初從祖璠無子以初爲後

通典間代立後議晉何琦議以爲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絶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

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魏之宗室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紹族祖荀顗無子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　宋庾蔚之謂間代取後禮未之聞宗聖時王所命以尊先聖本不計數恐不得引以比也

徐幹學立孫議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子世樞爲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禰也先生即有子而殤殤不立後盡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爲嗣乎余應之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絶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弗立而立疎遠族屬之子爲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有國者之繼世與士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顧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巷公繼嫡之宗也夢巷公有子亦婾而天貞孝王孺人服喪以歸於顧又十二年先生生方在襁褓夢巷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寔贊善公之孫吾外祖賓瑤公之子於賓瑤公子孫爲至親賓瑤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洪慎生三子矣立世樞爲先生後不亦年老唯洪慎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可乎晉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元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苟氏潁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爲嗣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以爲宗緒不絶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理緣事而興不必拘常以爲礙也故當次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尸諸所後若備於其中庾純云爲人後者三年或爲子或爲孫若苟太尉養

兄孫以為孫是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何琦庾純古所稱知禮之君子其言鑿鑿如此惟庾蔚之謂閒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常情準之則必喟然發悟以為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為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妯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故詳論之以告吾毋黨云

蕙田案無子立孫固為變禮然立後之義但取祖宗一氣可相承接非詐冒為己所親生也則無子有孫亦復何害且立後之不可紊者惡其亂昭穆也正其名曰祖孫則昭穆序矣夫弟之不可後兄者以其本是同輩即長兄撫其幼弟異時幼弟生子仍可後兄也倘暮年無子而兄弟之子死亡已盡或存者皆為獨子苟不立孫則其人之絕祀也必矣無可望矣是安得不變而通之以濟其窮乎且當次宗解經論之於前亭林先生行之於後名儒成例可遵而行也世人拘泥反以立孫為失序而或強借天殤之子或扳立兄弟天殤之子而後以孫繼之此似乎得禮而實為矯誣知禮君子直須名正言順定祖孫之分可矣何必強為緣飾而反蹈於非禮哉

又案以上立兄弟之孫為後

晉書河間平王洪傳洪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為洪嗣

蕙田案此條本生祖父無子立出後子之子為後

晉書王戎傳子萬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為嗣

蕙田案有子立嗣似屬創見然繼體祖宗事

闕重大子出微賤而猥以承祧是不敬其先
人也世有嫡妻無子即以婢妾之子為後甚
而女僕外婦姦生庶孽而概以主持七祭可
乎聞王戎之風可以識古人尊祖敬宗之義
矣

大清律例分析家財田産不論妻妾婢生止以子數均
分姦生之子量與半分如別無子立應繼之人為嗣
與姦生均分無應繼之人方許承繼全分

蕙田案此條有子別立後

周書杞簡公連傳子光寶為齊神武所害以章武公
導子亮嗣
邵惠公顯傳冀字乾宜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謚
曰昭無子以杞國公亮子温為嗣

王懋竑立嗣辨吾家同寮公生四子重甫純甫和甫玉甫重甫公生縄武和甫
生祖武宗武成武純甫公俱絶無後宗武繼純甫公其繼玉甫公者當
在成武而縄武已有二子天擎恭肖於見以楚材繼玉甫公為孫此議之前定
者也其後天擎早卒無子則重甫公及縄武之世又絶天擎與楚材為嫡兄弟
自當以楚材子為嗣而楚材止有一子故天擎臨沒遺言且無立嗣以待楚材
次子之生今次子生已週歲矣即宜立為天擎嗣以奉同寮公及縄武之後此
揆之禮律而合度之人見而安斷斷無疑者也而議者紛紜不一時宗武子麟
勳生四子祖武子子倫生二子或主次序之說謂宜立麟勳之子或謂宗武已
承嗣其後不得更承嗣宜立子倫之子此兩說者愚請得而辨之禮曰如何而
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律曰凡立後者先儘同父周親天擎楚材則同父也楚
材之子於天擎為嫡姪以縄武為嫡孫同父周親更無二人以天擎言之固不
肯舍嫡姪而立從姪以縄武言之更安肯舍己之孫而立他人之孫哉且楚材
之子之後天擎也為歸宗不為繼嗣即使楚材止一子亦當以其子歸宗楚材
之不得歸宗者以兄弟不相為後天擎之世不可絶而必以其子歸宗者以祖
父為重而不得自有其子也萬一不生次子則宜更繼他人而推祖父之意必
以其子還為後之云則更何所疑議而紛紛不已哉或謂楚材已嗣玉甫公則與麟勳子
倫同不得以同父論是又不考於禮律之通也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凡私
親皆降一等今律亦然故以名言之麟勳楚材於縄武皆從父而麟勳之服小
功楚材之服則期矣麟勳楚材於天擎皆再從兄弟而麟勳之服小功楚材之
服則大功矣是皆不沒其父子兄弟之實而麟勳烏得以房分次序與楚材較
哉麟勳子之不得為嗣也以與楚材子較而其親不敵也非夫已承嗣不得更
承嗣之說也已承嗣不得更承嗣不知出於何書而乃據以為說設使子倫無
次子而拘於此將舍同寮公之後而別取之乎故非楚材與天擎為嫡兄弟則
承嗣者必麟勳之子無疑也是子倫且不得與麟勳較而又烏得以與楚材較
哉成武之不繼玉甫公是欲均房分也今謂楚材已嗣玉甫公其子不得更嗣

天擊而當以子倫之子是重甫公之後不可兼其二而和甫公之後反可據其三此又豈平情之論乎若謂楚材家少自足而子倫貧乏為哀益之計先王之制禮律也固為一定之法以杜後世之爭不得以私意轉移其間今子倫之子必不得立即使得立而據禮律以爭者必不能以已是啟無窮之隙而失兩盡之道也況使重甫公不得有其孫而天擊臨沒拳拳之言付之不聞三世之魂必有嘆息痛恨於地下者而徬徨躑躅不肯以享非其後之祀人鬼之情皆有不安其不可也決矣或謂楚材本不當嗣玉甫公今其子既歸宗則楚材不得擅玉甫公之所有夫楚材之嗣玉甫公也專以房分論而不以昭穆次序論也其誤已在前不可改矣然以今推之嗣玉甫公者當在成武成武無子嗣成武者仍在楚材固非有說也余何藉口而欲分楚材之所有哉同寀公於新莊公為長子至天擊累世正嫡所謂繼高祖之宗今自重甫公以後斬焉絕矣孤魂子然無依四時祭享誰為其主在同族之親故復為此辨以告於諸叔諸兄弟以定其議要使重甫公絕武天擊不至斬焉之祀則志願畢矣

蕙田案王氏辨是也以人情言之出後之兄弟其情固親兄弟也則出後者之子其情亦親於從子矣若其出後之人無子則當依所後之親疎立後而不可強扳本生兄弟之子為後承統於彼不得狥其私親矣

又案以上本生兄弟無子立出後兄弟之子為後

宋史禮志紹聖元年尚書省言元祐南郊赦文戶絕之家近親不為立繼者官為施行今戶絕家許親近尊長命繼已有著令即不當官為施行

大觀四年詔曰孔子謂興滅繼絕天下之民歸心王安石子雱無嗣有族子棣已嘗用安石孫恩例官可以棣為雱後以稱朕善善之意

〔郤寶曰格〕人之子而子於人遂為之子尊父命也父歿則母命之父母歿矣伯叔雖絕嗣將不得子之乎請于君君命之猶父命之也民之微曷以請於君請於令長猶請於君也

蕙田案二泉先生之言恐世人拘守父歿不為人後之說而絕後者多故申明其說以通

之可謂以君子待人者矣夫繼絶存亡盛德之事果是當後固可以官長斷之猶父命也然必宗族公議萬無推諉然後請之於官而命之可也若其挨牒訴訟自陳當後者乃貪財背親之人官長當重懲之以敦風俗不可以二泉先生之言而反致成人之惡也

又案以上官爲絶戶立後

[陳龍正家矩]一親友無後者不論貧富必與立嗣有田産及女者半給贅婿半留嗣子如親房無可繼之人公議于遠房擇而嗣之遠房又無可繼先墜産價貿買棺槨葬地餘田方入義莊公用每歲清明前一日守祠人備三牲酒飯燭帛往掃其墓餘即給守祠人每墓約費米三斗開義租內銷算孤嫠一生勤積惠遺後人令無祀而有祀以明報也貧無産者亦如之又不以報論

大清律例]戶絶財産果無應繼之人所有親女承管無女者聽地方官詳明上司酌撥充公

[慧田案]地方官酌撥充公指絶戶無族者言若其家有宗祠義庄可以收族祔祭則原聽其宗族主持矣然如陳幾亭先生所云亦必宗族蕃盛而祠堂義庄規模遠大寔足以收族贍貧主無後之祭者乃可行之若末族貧夫見人絶後便生瓜剖之心强名曰作祭田充義舉寔則共相噉噬之而已甚有已議立後而近支弟姪猶欲各析其貲者此無良之事非義之財族人苟稍有識者當明目張胆以救正之不惟已身不可染指亦不可狥貪夫之欲而坐視無子者之侵削於人也

又案以上絶戶財産充公

右立後之權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奉翰總督直隸名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二十

飲食禮 為人後附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以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疏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庶子既不爲後宗子禮不可闕族人以其倫輩與宗子昭穆同者代之此爲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親疎皆得代之知此是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也）

徐氏乾學曰此庶子即宗子之弟也蓋言宗子殤沒庶子即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故云庶子弗爲後也若依注疏之言則是父有親子反舍之不立而別立他人之子盡以已之世爵祿產授之此豈近于人情耶且有宗子則宗子爲後宗子夭則庶子爲後此理

之必然也豈有庶子不可爲父後而反以族人代宗子爲後乎難者曰此庶子既不爲殤後小記何以有爲殤後之文不知小記本文上言男子冠而不爲殤下即繼之曰爲殤後者以其服之則彼之所謂殤指已冠婚者而言已冠婚者不得立後故記文有不同也又何疑乎

晉書文六王傳城陽哀王兆宇千秋十歲而夭武帝踐阼詔曰亡弟千秋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其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封謚景度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祇爲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又封第十三子遐爲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宴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以齊王攸長子冏爲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咸寧初追加封謚以齊王第五子贊紹封薨更以第二子實嗣

武十三王傳毗陵悼王軌二歲而夭以楚王瑋子義嗣

始平哀王裕年七歲薨以淮南王允子廸嗣

蕙田案殤子立後其情有二一是寵愛其子思念不忘於是爲之冥婚立後封爵贈謚建廟立碑以爲榮寵若晉書所載是也其失也愚一是兄弟子行中已無應繼之人惟孫行尚有支子又恐無子立孫則其孫有祖而無父于是强借天殤之子或別立兄弟天殤之

子爲子而後以孫繼之其失也詐夫殤無爲父之道必以立後爲厚之未見其爲厚也孫有後祖之義必以無父而諱之未見其可諱也是皆明理者所不爲也

又案以上爲殤子立後

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音義與音預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疏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奇謂配合之外復有奇隻也）（注由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舊唐書盧簡辭傳無子以弟簡求子貽殷元禧入繼貽殷終光禄少卿元禧登進士第終國子博士

宋史留從效世家從效無子以兄從願之子紹鎮紹鎰爲子

劉敞與爲人後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誓客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敢問何如斯謂之與爲人後矣與之也者于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歟適子不爲族人後適子而後其族非干歟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以爲後非干歟禮不後異姓異姓而爲人子非干歟庶子而奪其宗則簒其祖也適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于人則背其姓也當周之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蓋多此仲由所惡也或曰昔之言禮與子異曰然昔之言禮者以爲人有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人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見有兩後者歟且人惟無後故求後焉未有有後

而又求副焉者也此非子路之指或曰立後者立族人族人既為人之後矣而晚父有子立族人歟立子歟曰諸侯將立後必告於天子而見於祖大夫將立後必告於諸侯而見於祖傳為人後者為之子也降其私親所以重之也故有子則反苟代匱而已非立後也

〔吕柟春官外署語胡材問射禮延射云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夫為人後者自是昭穆應繼不得已而為之何以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先生曰此為人後當是異姓養子之類背父離母失其家矣與敗軍亡國者又何異也若同姓為後禮經有明文矣周璞曰注疏謂與為求先生曰此說更明可見古注疏不可不讀

朱氏國禎曰射禮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敗亡之恥莫甚焉不入固宜為人後者亦如之何故馮文所云賤夫妄為者也然則宜為後者當入矣蓋射本觀德德以孝為先既為人後則本生父母不得執三年喪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觀德之場乎先王蓋以教孝也由是觀之為人後者當列不幸之科矣馮又曰非大宗非賢非德而後之皆曰妄棄其親而親人幾於禽獸吁何至若是之甚其不安者豈無十之四乎或者馮公有感之言不可為據

葸田案一人二後情事亦有不同其爭奪承繼以兩立為解紛者其為貪利喪行不待言矣亦有富貴之家已雖無子而樂見子孫之蕃盛此其意亦無大惡然於情理有不可者蓋我既無子而兄弟以子後之此存亡繼絕之大德非常破格之義舉聖人之所甚重也今乃一之不足而至于再于彼于此可以唯吾所欲立其視已之衣食貲財為甚重而視人之以子後已為甚輕于情于理其可安乎又有貧富不均誼敦手足見兄弟之多男而多取之以紓其累者此尤近于美意然不思兄弟之子猶子兄弟貧窘而我獨豐盈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皆伯叔父分中之事也何必斤斤焉使舍其父而父我然後可以施其撫

育何其隘而私乎且彼兄弟之子並無干求
爭奪之心而自兩後並立之後旁觀之人皆
以為與為人後而卑鄙之是愛之適以害之
也既不以禮自處又不以禮處人亦何所取
意而為之也哉注疏與劉氏說不同其義一
也當並存之

又案以上一人立二後

漢書張安世傳兄賀有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
彭祖師古曰言封陽都侯賀有孤孫覇年七歲拜散騎
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蕙田案上言無子謂賀無子孤孫即早死之
子所生非無孫矣夫立後所以繼絕也不絕
而取人為後則與義男養子何異取者受者

皆失之矣

又案以上有孫復立子

春秋成公十五年春王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
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
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
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反何以
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
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
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為謀
退而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
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
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

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壐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胡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杜氏預曰嬰齊襄仲子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繼其後曰仲氏徐氏乾學曰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嗣不立則取于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以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而旁支入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即以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尊以宗法亦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即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頵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劉子叔孫氏當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當逐紇而立其兄爲矣于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僑如爲禰紇而顧必以嬰齊禰歸父此魯人之所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罪之大不可後寧後其子爾乃不自知其已大悖典制矣故何氏以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胡氏以爲弟不可爲兄後父字不可爲氏真不易之論也然則魯人之處此宜何如曰歸父丙宗子又一時所稱賢大夫也左氏公敖皆以書其出奔爲善之魯人既察其無罪而爲之立後則自有宗法在不得復同於廢逐之臣矣禮曾子問篇曰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又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時祭其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子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恭卿大夫家乃宗法所自始其禮固甚嚴也使歸父有子當立之無子則當立嬰齊之子嬰齊又無子則當使爲攝主以待其子之生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正常以告康子請退此卿大夫之庶子攝位以待宜立者之生之證也

魏書文成五王傳河間王若未封而薨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與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珍繼

蘇淑傳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與坐事爲閹官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與將卒遂冒養淑爲子

舊唐書淮陽王道元傳無子詔封其弟道明爲淮陽王以奉道元之祀

宋史李筠世家城陷筠將赴火妾劉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守節筠子既購得之果生子焉守節無子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王欽若傳欽若子從益無子以叔二子爲後

（袁氏世範同姓之子昭穆不同亦不可以爲後鴻雁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以叔拜姪於理安乎況敬爭端設不得已養弟養姪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子以其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如父母如古人爲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害也）

大清律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罪亦如之（如立異姓）

杖六十 其子亦歸宗改立應繼之人

蕙田案仲嬰齊以弟後兄千古未有不知其非者而近世士民之家猶有紊亂名分以弟繼兄者何歟大都長子早亡理當立後則此一分家產屬之他人不若取一幼子畀其寡婦爲子則我之家產仍是我子所有但知取後于人則我子少一分財產不思人來後我則我家添一分子孫此大惑也若人以子少他人者是愛子之心無異貧與不貧不暇計也獨至立後繼絕則雖親兄弟孫猶忍弗能予而寧以幼子當之不知幼子固我子也而家適則已絕矣是謂惜財產而甘爲絕戶也豈不謬哉

又案以上以弟後兄

舊唐書德宗諸王傳文敬太子諒順宗之子德宗愛之命爲子

宋史陳洪進世家子文顯文顗文頊文頊本文顯子初洪進在泉妙有相者言一門受禄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頊始生乃以文頊爲子欲應其言

蕙田案孫之於祖可謂親矣何必改稱爲子乃爲親愛乎不能加親於孫而適使之絶于父也有是理乎

又案以上名孫爲子

晉書司馬彪傳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集終其綴集之務

蕙田案睦父進爲敏兄且身列諸侯王則彪乃繼祖之適孫也敏雖無子而兄弟之子固不乏人睦以愛憎之私妄將適子後敏長幼昭穆皆所不顧人之愚昧一至此乎

又案此以長房適子爲幼房後

魏書胡叟傳年八十而卒無子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者胡始昌迎而殯之於家葬於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不相好附于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衰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史李至傳至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及貴即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審因之亦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蔡幸雜識）止安陳公振宇震亨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昌世者爲人端慤每加敬愛因延之家塾常從容與言倫紀之事且託之訪歷久未有所啟問之以難其

人為對則曰得如子者乃住昌世皇恐不敢當又久之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乃曰如此則無出于子矣昌世固辭不敢強之再三乃勉承命後因語及曩嘗夢謁家廟覺有拜於後者頗視則昌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其澤入仕嘗倅三儁攝郡於公幣織毫無所取穆陵聞之擢為郎淳祐間也

壯溪字義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于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特同姓為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

蕙田案同姓而不知世系所出猶異姓也夫虞有出於帝舜者為嬀姓有出於虞仲者為姬姓曹有出於振鐸者為姬姓有出於邾婁者為曹姓後世之姓與古初之姓有名異而實同或字同而實異安在其可以為後乎

又案此以同姓非宗為後

春秋襄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何注〕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讖于晉齊人語〕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注〕時莒女嫁為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其外孫書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注據上莒稍之會不稱人〕吳鄫人云則不一辭〔注方以吳抑鄫國故進吳稱人何以抑惡鄫文必以吳者夷狄尚如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

襄六年莒人滅鄫〔公羊何注莒是鄫舅也言滅者于莒非兵滅〕穀梁范注莒是鄫舅也言滅者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注滅猶亡亡猶滅家立異姓為後則亡國立異姓為嗣則滅既盡也〕不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

也楊疏言繒所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姓而繒不別也

胡傳或曰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于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李氏燾曰滅鄫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故以此為非實滅乎趙子案其事情以為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絶祀故須書滅公羊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為附庸後魯取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

王傳拆諸徐健菴曰汪氏云鄫無後而以莒之子為後鄫未嘗無後也襄五年經稱鄫世子巫是知其立巫為後告於大國者也舍衆者之適長而嗣於林第之情迎異姓為後其罪浮於賈充韋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大宗無後者為之置後今鄫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為後何為而不滅亡與按律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為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鄫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斷者也

三國志馬忠傳忠字德信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

王平傳平字子均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

朱然傳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策乞以為嗣

魏氏春秋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晉書陳騫傳騫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

賈充傳充無嗣及薨充婦郭槐輒以外孫謚為黎民子（充子黎民三歲死）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詔曰太宰魯公充勤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殞毋用悼心又允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預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于人心其以謚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皆不得以為例

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案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

魏書高崇傳崇字積善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附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勇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嗣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改復本姓襲爵

舊唐書李叔明傳本姓鮮于氏大歷末有閬州嚴氏

于上疏稱叔明少孤養子於外遂冒姓焉請復之詔從焉叔明初不知其從外氏姓意醜其事遂抗表乞賜宗姓代宗以戎轅寄重許之仍寘嚴氏子于法

宋史葉夢鼎傳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族

蕙田案異姓為後固為非禮然直書不諱則本系尚明傳中言名赴行在丁本生母憂蓋與為伯叔後者同行出降之禮此是當時父命使然倘葉氏無後可立而待聘別自有子固不容自復本宗而視葉之絕嗣也若諱言非禮而沒所由來則尤不可矣

元史王鶚傳無子以壻周鐸子之綱承其祀

明史外戚傳陳公淳皇后父也追封揚王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為後

陳泰傳幼從外家曹姓既貴乃復故

王得仁傳本謝姓父避讐外家因冒王氏

夏良勝傳徐鰲本高氏子少孤依舅京師冒徐姓從其業為醫

蕙田案世俗視兄弟之子甚疎而視女及女夫甚親于是有不立應繼而甘招贅壻亦有不得已而立後而與贅壻分支作兩房者其為非禮不待論矣倘有微族單門伶仃孤子實無宗支應繼之人者若不招壻則無以自存此安得不以外孫承祀于曰是有說焉夫既無應繼則所有財產不得不歸之女壻外孫女壻外孫既得其財產不得不承其祭祀此情理之必然者也雖曰鬼神不享非類然

古之有功德於天下者則天下祭之有功德於一國一鄉者則一國一鄉祭之以云報也今以庶民之家宮室衣食俱蒙婦翁外祖之庇則亦有功德於一家一人者也奈何不祭之以報乎然其祭之也宜主之以外孫而不主之以壻沒外孫之身而止或外孫生子早識其祖母之父母則亦祭之沒身而止明其殺於本宗也而其視文稱謂則仍以外祖外曾祖為名而外孫外曾孫仍自姓其本姓此不得已之變通亦庶幾亡於禮者之禮也若乃更其姓氏易其稱謂使自廢其祖先之祀甚乃忘其所自而通婚於同宗是謂啚人非禮有識者所當深戒

又案此以女壻外孫為後

北齊書高隆之傳隆之字延興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鄉父幹魏白水郡守為姑壻高所養因從其姓

五代史周本紀世宗本姓柴氏柴氏女適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

宋史程瑀傳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為子及姑歿始復本姓累官至校書郎為臧氏父母服

蕙田案姊妹之子猶有血氣之屬妻兄弟子何人而可以為後乎存已則妻為夫綱在其子必知母而不知父矣真可憫也

又案以上以妻兄弟子為後

北齊書獨孤永業傳永業字世基本姓劉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

隋書王充傳充字行滿祖支頹耨徙居新豐頹耨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刺史王充本王世充隋書以唐諱去之也

唐書安祿山傳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爲覡居突中禱之于軋犖山虜所謂鬬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掠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開元初偃攜以歸國與將軍安道買亡子偕來得依其家故道買子安節厚德偃約兩家爲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祿山

郭子儀傳子曖曖子銛尚西河公主主初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舊唐書元載傳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

青箱雜記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姓朱名說後復本姓以啟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覇越乘舟乃効于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

明史熊概傳幼孤隨母適胡氏冒其姓巡撫南畿浙江還始復姓

蕙田案既娶改嫁之婦孤兒無依後夫養之亦聖人所不禁也但易姓以亂其宗則不可

若其間情誼之厚薄禮制之重輕詳喪服繼父同居條宜參考焉

又案以上以妻前夫子為後

詩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之負之〔式穀似之〕〔注〕螟蛉桑上小青蟲蜾蠃蜂也取桑蟲負于木空中七日化為其子式用穀而似教誨爾子用善而似之可也〔蜾蠃有子則蜾蠃負之〕

蜀志〕衛繼字子業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與兄弟隨父遊戲庭寺中縣長成都張君無子每呼其子省弄甚怜愛之因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四人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

陳書周文育傳〕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遊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嬰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名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姊並長大困於賦役嬰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己子母遂與之及嬰秩滿與文育還都見于太子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為立名文育字景德

魏書胡叟傳〕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特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啜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

五代史王晏球傳〕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沐州富人杜氏得之以為子冒姓杜氏

宋史安德裕傳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德裕生未朞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爲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爲子及年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橐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却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聞者高之

薛居正傳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妬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故養惟吉愛之甚篤

孝義傳劉孝忠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爲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爲子及長知非楊氏而絶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爲畢婚娶始歸本族復爲申氏

江萬里傳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櫨子爲後即鎬也

韓侂胄傳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魯王子爲後名珌既誅侂胄削籍流沙門島

癸辛雜識載良齋云昔有官家過屠門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爲子戒抱者以勿言既長且承序矣當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衮章服者列位其旁愕然以語保者保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爲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遼史耶律隆運傳隆運本姓韓名德讓西南面招討使匡嗣之子也賜姓名薨無子清寧三年以魏王貼不子耶魯爲嗣天祚立以皇子敖盧斡繼之

蕙田案隆運本宗韓氏有弟有姪乃舍之不立而偏以耶律氏子爲嗣細人之愛以姑息

而不知適以珍其嗣悲夫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九月定皇族收義異姓男爲子者徒三年姓同者減二等

明史外戚傳馬公高皇后父也追封徐王王無後以外親武忠武聚爲之

張詩傳詩字子言順天人本農家李氏子八歲時育於官（恐當作宮）家張氏閱三十年始知乃痛自悲悼冤得其兄弟哭諸父母之墓議歸宗終以張氏無子遂仍其舊

蕙田案張詩可謂孝矣夫已之父母尚有兄弟張氏宗祀寄之一詩少受撫育長而背之于李無大益而于張爲酷禍宜仁孝之人所不忍爲也

羅虞臣譜法或問譜法有進有黜曰他姓之子後吾宗雖成派吾其猶黜諸吾宗之子爲他姓後雖易世吾其猶進諸

大清律其乞養異姓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　凡文武官員應合襲廕者若無嫡長嫡次庶出子孫許令弟姪應合承繼者襲廕若將異姓外人乞養爲子瞞昧官府詐冒承襲者乞養子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本家所關俸給事發截日住罷仍令教令詐冒者同罪

蕙田案異姓爲後之失人皆知之不必爲之贅說矣余獨以爲事變無窮固有已成父子于前而不容頓然改正者又當量其緩急輕重而善處之若安德裕申積中張詩諸人或

報恩而後反其宗或繼絶而終守其祀觀過
知仁無乖情理是亦君子之所諒也若乃衣
食乳哺深受其恩家産田園親享其利一旦
托返本復始之名以行其負義忘恩之實以
是爲禮又所謂是惡知禮意者矣
又案以上以異姓爲後
管子入國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
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
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
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饑寒身之
膌胜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
魏書馮熙傳熙字晉昌文明太后之兄也父朗坐事
誅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
因戰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
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遂
長安始就博士學問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
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
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
宋史后妃傳神宗欽成朱皇后開封人父崔傑早世
母李更嫁朱士安后鞠於所親任氏熙寧初入宮進
嬉好生哲宗哲宗即位尊爲皇太妃絡聖中贈崔任
朱三父皆至師保崇寧元年薨追册爲皇后
蕙田案三姓並贈典禮濫極矣然鞠養之恩
不敢忘報固忠厚之道也凡在民庶可恝然
歟
大清律例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

即從其姓但不得以無子遂立爲嗣　例凡乞養義子有情願歸宗者不許將分得財產攜回本宗其收養三歲以下遺棄之小兒仍依律即從其姓但不得以無子遂立爲嗣仍酌分給財產俱不必勒令歸宗如有希圖貲財冒認歸宗者照律治罪

（箋釋）四歲以上不報官收養者以收留迷失子女論輯注駁之蓋收養遺棄意在哀其死收留迷失意在利其人情若有異也縱年至四五歲不能自知其父母姓氏居址者自應收養以全其生如能明言父母姓名及居址何處即應查訪送還或報官喚人認領竟留而不言亦有不合第不宜科以杖徒重罪耳或謂三四歲兒成人後生父告認問以冒認良人爲子之罪斷還養父議者謂子無絕父母之理案父母忍心遺棄揆義已絕他人養成而認爭之固有不合第其中或有正妻嫉妬拋棄不留夫主知情甚有家庭隙衅財產私抱棄置無由根尋者事變多端似不宜執一而論倘查明訊確實非本生父母遺棄現在年老無兒當令認償養費加倍謝酬勸諭收養者放回延其宗嗣亦體恤民情之一端也余曾有所見聞故特附筆於此

大清律凡收留人家迷失子女不送官司而自收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其收留在逃者杖八十徒二年給親完聚

蕙田案收養遺棄而籍以爲後則非禮矣

又案以上收養遺棄附

漢書外戚惠后傳呂太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曰太后安能殺我母而名我壯即爲所爲太后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更立恒山王弘

蕙田案太后欲張后有子詐取後宮子名之後宮所生亦安見其盡非帝子然推太后之心則其爲是否亦所不論嫌疑之際大臣遂盡舉誅之倘四子之中有一真惠帝子豈不因之而斬乎甚矣作僞之爲害也

趙充國傳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宅人子欽甕子岑嗣侯岑父母求錢財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

三國志齊王芳紀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北溪字義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仲舒繁露載漢一事有人家祭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官員公裳盛服欲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逢頭裸袒手提屠刀勇而前歆其祭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為嗣即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得屠家父祖而來其繼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

蕙田案今繁露中絕無此文蓋是書本多殘闕或宋時善本尚多別有見也但詳其文氣殊與繁露不類豈或有記憶之誤歟否則繁露曾有此事撮其事述之而非董之原文歟

明史諸王傳楚恭王英燉甕子華奎幼萬歷八年始襲爵三十一年楚宗人華越等言華奎與弟宣化王華壁皆非恭王子華奎乃恭王妃兄王如言子抱養宮中華壁則王如綍家人王玉子也華越妻即如言女知之悉禮部侍郎郭正域請行勘大學士沈一貫右華奎委撫按訊皆言僞王事無左驗而華越妻持其說甚堅不能決廷議令覆勘中旨以楚襲封已二十餘年宜治華越等誣罔御史錢夢皐為一貫劾正域正域罷去東安王英燉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埠等皆言僞跡昭著行賄有據諸宗人赴都投揭奉旨切

責罰禄削爵有差華越坐誣告降庶人錮鳳陽未幾
華奎輸賄入都宗人遮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
治宗人蘊鈐等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遂大鬨毆可
懷死巡按吳楷以楚叛告一貫擬發兵會勦命未下
諸宗人悉就縛於是斬二人勒四人自盡錮高牆及
禁閒宅者復四十五人三十三年四月也自是無敢
言楚事者久之禁錮諸人以恩詔得釋而華奎之真
僞竟不白 郭正域傳先是楚莊王得廢疾隆慶五
年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內官郭
倫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為華奎妃簒人如
綍奴王玉子為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下撫
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萬歷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封
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强禦忤王華越妻如言女也

是年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也不當立一貫屬通政使
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楚王劾華越疏至乃上之
命下部議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
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懼名華越疏上
更令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正域請出撫按公按從
之初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越
正域主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
事關宗室臺諫當亦言之一貫微笑曰臺諫斷不言
也及帝從勘議楚王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
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湖廣巡撫趙可懷
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毋左驗而王氏持之堅諸
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真僞乞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
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

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
録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
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
實聞正域疏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楚王餽
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越上疏議令楚
王避位聽勘私庇華越當是時正域右宗人大學士
沈鯉右正域尚書趙世卿謝傑祭酒黃汝良則右楚
王給事中錢夢皐遂希一貫旨論正域詞連次輔鯉
應文又言正域父懋當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
陷之正域疏辨留中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廷
機復請再問帝以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
夫訐妻証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去
〔沈一貫傳〕萬歷三十一年楚府鎮國將軍華越訐

楚王華奎爲假王一貫納王重賄令通政司格其疏
月餘先上華奎劾華越欺罔四罪疏正域楚人頗聞
假王事有狀請行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持之正域
以楚王饋遺書上帝不省及撫按臣會勘并廷臣集
議疏入一貫力右王嗾給事中錢夢皐楊應文劾正
域勒歸聽勘華越等皆得罪〔董漢儒傳〕楚宗五十
餘人訐假王事獲罪囚十載漢儒力言王假也請釋
繫者

〔外戚郤喜傳〕世宗大母郤太后弟也封昌化伯子蕙
嗣嘉靖二年卒無子族人爭嗣初太后入宮時父林
早歿太后弟四人宗安宣喜宗宣無後及蕙卒帝令
蕙弟萱嗣蕙姪錦衣指揮輔千戶茂言萱非嫡派不
當襲蕙母爭之議久不決大學士張璁等言郤氏子

孫已絶今其爭者皆傍支不宜嗣時帝必欲爲喜立後乃以喜兄安之孫忝爲昌化伯明年明倫大典成命武定侯郭勛頒須賜戚畹弗及忝忝自請之帝詰勛勛怒録邰氏爭襲章奏訐忝實他姓請覆勘帝不聽會給事中陸粲論大學士桂萼受忝賂使奴隸冒封爵帝怒下粲獄而盡革外戚封忝亦奪襲

蕙田案三代以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人情所同也已無子而可取他人子名之是已子不足以爲親人子不足以爲疎也此豈其情也哉觀史書所載詐爲有子者若漢之惠后敬武公主明之楚藩類皆出於婦女之所爲内懷嫉妬外要權寵遂至斬其夫之世緒而不顧斯已惑矣至若近世士夫之家尚有合謀妻妾詐爲有身及宗族訴訟而折獄之官不容舍其父母之言偏狥無稽之訐告以致所名之子多得守田廬承祭祀不自知其爲餒而之鬼雖其事隱秘而所見所聞蓋間有之嗚呼彼獨非人情乎蓋嘗深原其故而知其吞聲飲恨甘心爲此下下之策者良由憤激至深而非真以爲宗支享祀之計也何則人生無子大不幸之事也無子而人以子繼之甚盛德之舉也當大不幸之時而受其甚盛德之舉此其兄弟之情宜益篤而其繼立之父子宜益親然而若是者不多見何也薄俗寡恩惟知貪利其人中年無子方以爲憂而兄弟之間已若有喜色其人晚年得子方

以爲喜而兄弟之子反若失所望此其幸灾
樂禍之心根于寤寐見諸聲色無子之人未
有不爲之痛心者也卒也耄年無子或有子
而不育而彼之久懷覬覦者遂將肆然據之
爲已有是所爲兄弟叔姪者乃路人之不若
而讐人之不啻也然則無子者欲以我之田
園産業一旦付之讐人則寧付之路人之爲
愈也然又不可正告親族曰我將以與路人
也則莫如取路人之子而强名之陽以博嗣
續之名而快意於一時隱以絶覬覦之心而
洩憤於平日即彼明知其爲抱養他族而勢
不容以口舌爭也至於身後之事鬼神之享
杳渺無憑之事亦何暇計及哉此其所以悍

然行之而不顧也夫人以私情之忿遂至亂
其族類絶其享祀而不恤其爲非禮無識識
無所逃其罪矣然以情事言之則激成其事
者罪又甚焉何也無子之人處凄涼煢獨之
境嗇其資財以與人者期于無子而有子也
乃未事之先耽耽虎視得之之後了無德色
此其撫心悲恨情事固所難堪若彼爲兄爲
弟爲姪者處安常之境而生兼併之謀利羨
餘之財而幸骨肉之絶致使其人痛心疾首
忽思變計從此遂成讐隙而不可復合則族
類之所以亂祭享之所以絶雖曰彼自爲之
其能不以激成之者爲罪之魁也哉
又案以上名他人子附

魏書崔元伯傳弟徽子衡衡長子敞敞弟鍾敞亡後鍾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敞之嗣辭訴累歲人士嫉之

宋史韓億傳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輸賂吏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爲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爲辭冤遂辨

元史順帝紀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嶼中不與人接閱一歲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于廣西之靜江 虞集傳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

明史孫燧傳六月乙亥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明日燧及諸大吏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誤抱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母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吾豈從汝爲逆哉

蕙田案宸濠叛逆所謂路人皆知其心者也然其發端藉口於民間子可謂詐而愚矣乃世之謀奪承嗣者猶紛紛以誣訐抱養爲得計其皆宸濠之故智乎然宸濠曾借是以成其事乎夫亦可以悟矣

王守仁傳子正億隆慶初襲新建伯子承勛嗣子先

進無子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達妻曰伯無子爵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爲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先達且虞其爭乃謗先達爲乞養而別推承勛弟子先通當嗣屢爭於朝數十年不決崇禎時先達子業弘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所司懼忤業浩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入禁門訴自刎不殊執下獄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陷京師被殺

蕙田案先進爲陽明嫡曾孫義不可絕者也業弘雖不言有兄弟與否然嫡伯無子便當入嗣襲爵禮之正也先達妻既不肯以子入嗣則當別立兄弟之子近支果無其人則育業洵而子之亦禮之正也夫業洵之支屬雖疎然于先進爲子行先通之服屬雖近然於先進爲堂弟既可絕先進而別嗣其爵則先達爲承勛次子宜其有以藉口而爭者反至無詞於是而乞養之謗興矣是其爭訐不已之端一起於業弘之不肯入嗣再搆於業洵之不襲而反襲一堂弟之先通也故先通有子則當改嗣無子則立業洵此兩言而決者也乃告訐紛紛至於朝議不能爲之決何歟蓋大禮議後倫紀不明先達妻之說正世宗所謂嗣位不嗣統者也利始祖之爵祿而絕大宗之祭祀上行下效相襲成風揆厥所由蓋聰蓼之流毒遠矣

又案以上誣指人爲非其父所生附

宋史程顥傳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大清律若冒認良人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

蕙田案晉城老叟特欲誣此少年冀其養贍不知即果其子亦當令張氏別立應繼而子隨叟歸富人之利仍無與也又有孤兒幼小宗族爭繼而賄買開人冒認已子并質証者此皆譸張爲幻之徒彼貧窶之人以子與富人抱養必不利一時之酬謝而使子失一生之產業此人情也然則真者必不認認者必不真居官者愼無爲所惑也

又案以上冒認人爲已所生

附

又案立後之失至異姓亂宗止矣其間若收養遺棄名他人子甚至誣指人爲非其父所生冒認人爲已所生皆異姓爲後之變態也自立後之義不明遂爲世道人心之害因連類附之以爲炯鑑若夫史傳所載更有義兒及中官養子則又理外之事與立後無關不贅入焉

右立後之失

蜀志諸葛亮傳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亮以喬爲已適子故易其字焉年二十五卒子攀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

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後爲瑾後

晉書彭城王權傳子康王釋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紘字偉德初繼高密王據雄誅入繼本宗

嵇紹傳子珍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以翰爲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

魏書城陽王長壽傳長壽長子多侯早卒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

宋史禮志熙寧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館蔡延慶父衰故太尉齊之弟也齊初無子子延慶後齊有子而衰絕請復本宗禮官以請許之

大清律若所養父母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　若養同宗之人爲子所養父母無子所生父母有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

蕙田案以上本生無子歸宗

晉書皇甫謐傳出後叔父後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

南齊書魚服侯子響傳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嶷昔未有嗣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嶷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靈蔚冢嗣莫移誠欣惇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

隋書鄭譯傳譯父道邕魏司空譯從祖開府文寬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

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太祖所親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

大清律例若立嗣之後却生子其家産與原立子均分

蕙田案以上所後有子歸宗

通典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上表云妾昔初奉醮歸於賀氏後嗣不殖母兄羣從以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婚姻之好義無絶離故使夫喬多立側媵喬仲兄羣哀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幸無子若羣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之陶氏既産澄馥二男其後子輝再孕羣即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爲衣服以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即取還服下乳以乳之陶氏時取孩抱羣恒訶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絶本恩於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爲之憔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託心盡力者如養輝故率至于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喬妾張始生子纂于是羣尚平存矣以爲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唯以續喬之嗣乃以爲疑原之身妾所以得終奉孟嘗於賀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爲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内外修姑嫂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喬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爲妾子若不去則是與爲人後去年率即歸還陶氏喬時寢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遠

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於遊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惟以聞於先姑謂妾養率以為己子非所謂為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嬰此煢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蜾蠃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謹備論其所不解者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人後者非養子之謂而世不深案禮文恒令此二事以相疑亂處斷所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時之稱明死乃主喪生不先養今乃以生為人子亂於死為人後此妾一不解也今談者以喬自有纂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禮為後之意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喬上非大宗率不為父後何繫於有纂無纂乎此妾二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為親屬既訖無以序昭穆列親疏故繫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今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妾三不解也凡為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於人不識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為烏雞可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孔傳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恩非子也故曰為後者異于為子也今乃以為後之公義奪育養之至恩此妾五不解也與為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既以選支子為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復重為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殉爵則必貪財其舉不主

於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率爲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爲讖此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抱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長我育我顧我畜我出入腹我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凡此所歎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爲蜾蠃蠃蜾氏之族乳虎紀焉由此觀之哺乳之義參於造化也今率雖受四體於陶氏而成髮膚于妾身推燥居濕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于兄弟夫妻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惟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已子故以相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疎長養之實比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之於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情以父之命斷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所立是君命制于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弗怠是父命之行于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由羣之成言本義則喬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爲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遺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已子也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絶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不絶嗣則攀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達之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于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嬀生桓公莊

姜以爲己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則螺蠃之育蜾蠃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爲己子與爲後之子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況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嫣之子繫之于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爲子繫之于祖名例如此而論者弗尋此妄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義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後禮之明禁以仲舒之博學豈闇其義哉蓋知有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妄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于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于不坐之條其爲子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義唯亂稱爲人後此妄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姓尚不爲嫌況兄弟之子此妄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亦譏逸逸敷陳古今故卒不復

本姓識學者咸謂當矣此妾九疑也爲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爲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服其母四也庶子爲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非致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文立焉率情立行者蠻貊之道也患世人未能錯綜禮文表裡仁義亂於大倫故漢哀以諸侯嗣天子名還尊其私親以爲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衰所稟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徃徃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不制五服之哀賓客不修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載未夷於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于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功此妾十疑也勅下太常廷尉禮律博士案舊典決處上博士杜瑗議云夫所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沒於以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率爲喬嗣則猶吾子羣之平素言又惻至其爲子道可謂備矣而猥欲同之與爲人後傷情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嬰嬰死之日武爲服三年喪夫異姓名義其猶若此況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不可奪廷史陳序議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亡者後於事後復除無廻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閹人非親者皆別爲戶案喬自有子纂率應別爲戶尚書張闓議賀喬妻于氏表與羣

妻陶辭所稱不同陶辭喬妻于氏無子夫羣命小息率爲喬嗣一年喬妾張生纂故驃騎將軍顧榮謂羣喬已有男宜使率還問與爲人後者不同故司空賀循取從子紘爲子鞠養之恩皆如率循後有晚生子遣紘歸本率今欲喬即便見遣于表養率以爲已子非謂爲人後立六義十疑以明爲後不並存之稱生言長嫡死乃言後存亡異名又云乞養人子而不以爲後見於何經名不虛立當有所附于古者無此事也今人養子皆以爲後于又云爲人後者族人選支子爲之嗣非謂如率爲嫡長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爲譏此乃正率宜去非所以明其應留也且率以若子之輕義奪至親之重恩是不可之甚也于知禮無養子之文故欲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非類之物爲

喻謂養率可得自然成子避其與後之譏乎丹陽尹臣謨議言辭清允折理精練難于之說要而合典上足以重一代之式愚以爲宜如閻議

周書豆盧寧傳初寧未有子養弟永安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爲世子世以此稱之及寧薨勣襲爵

癸辛雜識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胡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我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樵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

爲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歸有光金守齋墓誌初子喬未生時即以沐齋先生（守齋兄）之季子爲嗣名之曰嵒撫愛如已子嵒亦不知其非已出也君春秋六十有三以嘉靖某年月日終二

子即嵒喬

蕙田案以上所後生子不歸宗

歸有光題立嗣辨錫命無子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爲子時寵有三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歿議者謂能白當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爲此辨以爲等之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螺蠃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忍更者情也情之所在即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爲子及亮有子瞻而恪被誅無

嗣亮遣喬還嗣瑾祀錫命今尚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蕙田案此條本生喪子可立孫者不歸宗

晉書高密王泰傳據甕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爲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

蕙田案據與紘本從祖兄弟此襲封之制如古諸侯禮故不以行葦拘也歸宗立後則行葦無誤而情理兩合是可爲法雖間代亦可也

又案此條歸宗而以子後所後

宋史禮志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戶部言知蜀州吳擴申明乞自今養同宗昭穆相當之子夫死之後

不許其妻非理遣還若養子破蕩家産不能侍養實有顯過即聽所養母憩官近親尊長證驗得實依條遣還仍公共繼嗣

大清律例若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

蕙田案以上所後不肖歸宗

晉書河間王洪傳章武王混薨諸子皆沒於胡少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大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遼東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案滔既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發遣令還繼嗣本封滔今未得便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

蕙田案太常之議禮也元帝之詔情也據禮則兄弟尚存不應歸宗論情則母子既乖不容强合蓋雖不可以爲常法而不幸處變亦宜有以變通而兩全之矣

宋書東平王子嗣傳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也大明七年生仍封東平王繼東平冲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曰故東平冲王休倩託妾璿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遺緒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爲後既承國祀方奉烝蒭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

訓養非恩撫導乖理情關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
旨詭申慈愛崩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
藏掩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實顯布宗戚宣灼宮闈用
傷人倫爰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
廣臨曲垂末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
之辰猶生之年許之
晉熙王昶傳昶二妾各生一子並卒泰始六年以第
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改封爲晉熙王燮襲爵太宗
既以燮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猿負孫毒性
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羣品況在人倫可
亡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
雖孝道無替而遭此不慈白少及長闕恩育之闕乃
至休否莫關寒温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

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讎
隙遂事憤于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郗氏婦禮無
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天威年又謝氏食則豐珍
衣則文麗奉已之餘播覃羣下而諸孫纊不温體食
不充饑付於姆妳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棄
若糞土繈褓比之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
沙塞將一公修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累弱一第
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燮奉公
爲嗣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
尚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患萌防漸危機須斷
便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

蕙田案以上所後不慈歸宗

右爲後歸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大倫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嘉禮二十一

冠禮

蕙田案大宗伯嘉禮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又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內則二十而冠始學禮冠義所謂責以成人之道是也山堂考索云三代之盛冠禮頗備東遷以後禮樂廢壞魯襄公可冠而未冠則晉悼公問其年而告之曰盍爲冠具春秋之時猶如此則盛時可知也秦漢以來人自爲禮家自爲俗雖縉紳大夫豈

朱子經傳通解以儀禮為首撫拾經史遺文以綴於篇

儀禮士冠禮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疏）天子諸侯同十二而冠自有天子諸侯冠禮但儀禮之內士耳士既三加為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則多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緇布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矣天子之子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士冠其適子之禮

筮于廟門（注）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廟謂禰廟

敖氏繼公曰於廟門者為將有事於廟中也必于門者明其求於外神也

蕙田案疏云不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專指昏言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云冠子取妻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非也士冠子取妻乃注家之誤耳下經云

知所謂筮日筮賓卜筮之制為如何始加緇布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其弁之制為如何夏用葛屨冬用皮屨其屨之制又如何唐柳宗元答韋中立書云冠禮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引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由是觀之則冠禮之廢也久矣考其制度天子諸侯大夫冠禮之有無見於經傳者已無定論所紀十二十三十五行冠之年歲又不盡如曲禮內則之云特士冠之見於儀禮者為稍完耳今從

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則冠無常月明矣筮日而不筮月筮之常法也

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注)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也緇帶黑繒帶也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視朔諸侯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

郝氏敬曰元冠元縮為之朝服見君之禮

陳氏禮書特牲筮祭同元端少牢筮與祭同朝服而士冠筮服朝服冠服元端者特牲少牢祭事也筮可尊於先祖故同服士冠非祭事也筮不可尊於子孫故異服也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東面北上(注)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史及假吏皆是也

敖氏繼公曰有司即筮者占者宰宗人之類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筮謂著也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饌陳也具俱也西塾門外西堂也布席於門中閾西闑外西面(注)閾門橛也闑闑也

張氏爾岐曰布席將坐以筮也前其之西塾至北乃布之云門中者以大分言之閾西闑外則布席處也

筮人執筮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注)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韇藏筮之器也自西方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

張氏爾岐曰筮即著兼執之者兼上韇與下韇而并執之此時著尚在下韇待坐時乃取出以筮

宰自右少退贊命(注)宰有司主政教者也贊佐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注)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注)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主人受眡反之(注)反還也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注)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也曲禮吉事先近日冠吉事故先筮近日不吉乃更筮之外(疏)曲禮吉事先近日冠吉事故先筮近日是上旬不吉乃更筮中旬又不吉乃更筮下旬云如初儀者自筮於廟門已下至告吉是也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注)遠日旬之

徹筮席(注)徹去也宗人告事畢(注)主禮者也宗人有司

陳氏禮書筮必於廟尊其尊也廟必於禰親其親也士筮於門而不於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聘禮君受聘於先君之祧卿受問於祖廟士冠士婚皆止言廟則凡言廟者禰廟也記曰凡行事受於禰廟是也若諸侯則冠於祖廟左氏曰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

蕙田案以上筮日

主人戒賓禮辭許(注)戒敕言也告也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故就告僚友使來禮辭一辭而許賢者徹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再拜送

盛氏世佐曰凡拜送者容不答拜禮有終也

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注)前期三日空二日也筮賓筮其可使以敬冠事

張氏爾岐曰前日戒賓況及僚友此又於僚友中專筮一人使為加冠之賓也

主人以上筮賓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

(注)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為衆賓或恐來或否主人謂鄙

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注)乃宿賓者親相見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注)乃宿賓者親相見

主人以上宿賓

厥明夕為期於廟門之外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注)厥其也

宿服朝服

張氏爾岐曰宿賓之明夕冠前一日之夕也為期猶言約期也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注)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贊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

告兄弟及有司(注)擯者告也

敖氏繼公曰賓謂賓及衆賓也

擯者告事畢(注)宗人告也擯者告期於賓之家

宗人以上為期

夙興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榮屋翼也

敖氏繼公曰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梠楣也爾雅曰楣謂之梁然則榮者乃梁東西之兩端也直東榮謂適當之也周制卿大夫以下為夏屋故其設洗以東榮為節人君為臚屋故以東雷為節其處同也

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注墉牆也

張氏爾岐曰所陳之服即下文爵弁服皮弁服元端三服也房在堂上之東北上者爵弁服在北皮弁服次南元端最南也冠時先用畢服北上便也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

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韎韋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兎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韎韋名服耳注疏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尊卑次於冕故云冕之次也陳服則於房緇布冠皮爵弁在堂下是冠弁不與服同陳今以弁在服上並言之者以冠弁表明其服耳不謂同陳之也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縫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

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

爵韠注此與君祭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皆爵韋為韠其爵同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

敖氏繼公曰爵弁服士之上服也皮弁次於爵弁亦士之尊服也二弁之衣用絲者宜別於冠服也冠服之衣用布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纊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箧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繼亦由纊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纁邊組側赤也同箧謂此以上凡六物隋方曰箧

敖氏繼公曰下經言實受冠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則是冠後亦謂之項也此缺項者蓋別於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故名之曰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則缺也其兩端有繼別以物貫穿而連結之以固冠其兩相又皆以纓屬之而結於頤下以自固蓋太古始知為冠之時其制如此後世之冠逢者於武亦因缺項之決而為之也纓舊說謂繪為之纊長六尺則固足韜其髮矣然廣惟一幅則圍髮際而不足或亦缺其後與古者布帛幅廣二尺經言纊於缺項二笄之間以見三加同一纊也紘弁之繫也以組一條為之冠用纓弁用紘各從其便也

蕙田案敖氏說極明陳用之謂注讀缺為頍無所經見姜上均云說文頍從支頁聲乃舉首之貌也則頍初非首服之名又何得釋為弁之頍者弁蓋又以弁有舉首之形而

讀缺爲頰而指爲首服之制乎注說未妥

張氏爾岐曰此所陳者飾冠之物非謂冠也缺項青組纓屬於缺共一物緇纏一物並緇布冠所用皮弁笄一物爵弁笄一物緇組紘皮弁爵弁各有一共二物凡六物同籠貯之待冠時隨各冠致用也

櫛實于簞注簞笥也蒲筵二在南注筵席也

張氏爾岐曰一爲醴子也在南在三服之南通指缺項纏笄組櫛等不專言蒲筵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元酒服北者纁裳北也篚竹器如筥者勺尊升所以斟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南上者篚次尊遷豆次篚古文觶作鷹

敖氏繼公曰尊設尊也甒无鱓醴尊設於房臣禮也國君則於東楣南上醴在北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面東上

實升則東面注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又無玉象邸飾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坫在堂角

陳氏祥道曰士之服卜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又曰士爻弁象形則其制上銳如合手然韋其質也爵其色也

敖氏繼公曰爵弁皮弁其制同也周禮言王與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飾以玉璂名以其等爲之于西方而統於實益以實專掌冠事執匴者皆主人之贊者也南面而東上及東面則壯上矣不言者可知也坫在東西堂之南

張氏爾岐曰有司三人各執一冠豫在西階而待冠事實未入南面序立實升堂則東面向實也

蕙田案以上冠日陳設

主人元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

張氏爾岐曰案特牲祭服用元端元端是士自祭其先之服與上所陳爲子加緇布冠之元端一服也但元冠耳主人服此服立阼階下以待賓至其立處與堂上東牆相直

兄弟畢袗元立於洗東西面北上注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韠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也古文袗爲均也者降於主人也

敖氏繼公曰袗如袗絺綌之袗乃被服之別稱元元端也畢袗元者謂盡服元端也洗東於主人爲東南

蕙田案朱子通解袗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袀則是當從均袀爲是但疏乃

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
袗字爲均耶抑以袗音爲振也集韻又釋袗
爲戎衣偏袒今亦未詳其義盛世佐以古文
作均爲是考經文有女從者畢袗元不應兩
處皆誤敖繼公說似屬自然

擯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
張氏爾岐曰擯者立此以待傳命疏謂別言元端不言如主人服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當衣冠同而裳異也下文贊者別言元端亦然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注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古文紒爲結)

朱子曰房戶宜當南壁東西之中而將冠者在房中當戶而立也

蕙田案以上即位

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注從猶適也外門大門外)擯

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注左東也出以東為右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注此賓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賓)每曲揖(注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注入門將右曲揖張氏爾岐曰上文每曲揖據入大門向廟時既入廟主人趨東階賓趨西階是主人將右欲背賓宜揖既當階主賓將北面趨階與賓相見又宜揖廟中測影麗牲之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大節至此又宜揖皆因變伸敬以道賓也)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升立于序東面(注主人賓俱升立相向)

蕙田案以上迎賓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注盥於洗西由賓階升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也立於房中近其事也)

朱子曰贊者西面則負東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注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於作少北辟主人外之西待賓命)將冠者出房南面(注南面立於房)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注贊者賓之贊冠者也奠停也)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

櫛設纚（注即就設施）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注主人降為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注揖讓皆壹者降於初）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注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興起也降下也下一等升一等即中等相授冠緇布冠也）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注進容者行翔而前鶴焉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興起也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缺項結纓也）

敖氏繼公曰右手執項以冠時進右手便也容者示之以成儀

薦田案上缺項之項宜與此項字同解卒者終其事也以青組纓東冠而又為之結於項下也

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韠出房南面（注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覲眾以容變）

薦田案以上初加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注如初為不見者言也卒紘謂繫屬之）

紘謂繫屬之

張氏爾岐曰即筵坐櫛者當再加皮弁必脫去緇布冠更櫛也方櫛訖即云設笄非固冠之笄則加冠時實自設之

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注容者再加禮成其儀益繁）

薦田案以上再加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注降三等下至地）徹皮弁冠櫛筵入於房（注徹者賓贊及主人之贊者為之）

五經名義士冠禮三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皮弁欲其行三德三行次爵弁欲其承事神明

薦田案以上三加

陳氏禮書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

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賓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彌尊故降彌下也

筵于戶西南面（注筵主人之贊者戶西室戶西）

敖氏繼公曰戶西即戶牖間也後皆倣此戶西客位也筵於此者以其成人尊之

蔥田案敖氏說是也大夫士皆有東西房故以牖間爲客位也詳見前室條下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注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罍在洗東北面盥側酌者言無爵者面前也葉柶大端贊酌者賓尊不入房）

張氏爾岐曰注引昏禮證房中別有洗非在庭之洗也側酌者贊者自酌還自薦也柶類今茶匙葉即匙頭贊者前其葉以授賓者欲賓得前其柄以授冠者冠者得之乃前其葉以扱醴而祭也柶共時御之贊者不自用故覆之以授也

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授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

前北面（注戶東室戶東）

張氏爾岐曰酌醴者出房向西授賓賓東受之筵前北面致祝當在此時祝辭見後

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注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異於答主人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

張氏爾岐曰冠者拜訖進受觶賓既授觶乃復西序之位答之賓答主人拜當西階北面此西序東面故註云異於答主人

薦脯醢（注贊冠者也薦進也）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注祭于脯醢之豆間也祭者示有所先也）（疏祭醴三者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注云有所先即先世之造此食者也）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注啐嘗也其拜皆如初）

蔥田案以上醴冠者

陳氏禮書冠必用醴若不用醴則醮焉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享庶

婦使人醮之不享是醮輕于醴也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

敖氏繼公曰取脯亦右取而左奉之必取脯者見其受賜也執脯見於母因有脯而為之且明禮成也云適東壁而見之則是時母位在此與

薰田案廟在宅東闈門當在廟西注適東壁

出闈門非是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

敖氏繼公曰母於其子乃俠拜者重冠禮也子拜送亦再拜此拜非主於受送也亦因有脯而言之耳凡婦人與丈夫為禮其禮重者亦俠拜

薰田案子冠畢北面見母母拜受脯欽其有成人之德是謂重承先祖之正欲見禮子之體將為宗廟之主故拜成人非失尊序也冠義云成人而與為禮也與之為禮進之也禮凡婦人肅拜少儀云婦人雖君賜肅拜肅拜者立拜也立而俯下手也周禮九拜肅為輕

鄭注謂雖其子猶俠拜則太重矣

又案以上見于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注)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冠者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注)對應也其辭未聞(疏)未字先見母字記乃見兄弟之等急於母緩於兄弟也

薰田以上字冠者

賈氏公彥曰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稱之周文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注)醴賓者謝其勤勞也次門外更衣處也以帷幕簟席為之

薰田案以上賓出就次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注)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贊者後賓出(疏)亦如之者言贊者先拜而冠者答之也(注)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壯面始與姊亦俠拜也不見妹妹卑

入見姑姊如見母

蕙田案以上見兄弟贊者姑姊

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注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

張氏爾岐曰見若見鄉大夫先生非必是日因見兄弟等類言之耳

蕙田案以上見君與鄉大夫先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壹獻賓主人各酌爵而禮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夫二獻賓禮不用柶者涉其醴內則曰飲重醴清糟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注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為衆賓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

敖氏繼公曰言此於酬賓之後者明酬幣惟用於正賓也贊者亦兼贊冠者而言介副也以副於正賓名之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衆賓此贊冠者為介其餘為衆賓也衆賓之位亦在堂鄉飲酒禮賓席西序繼而丁戶牖間介席于西序衆賓之席繼而

蕙田案以上醴賓

陳氏禮書既冠乃醴賓以壹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蓋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亨送者鄉飲司正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也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賓家也)

蕙田案以上送賓歸俎

朱子曰此以上正禮已具以下皆禮之變

張氏爾岐曰以上士冠禮正經頗疑數事冠於廟重成人也未冠不以告既冠不以見何也見於母而不見于父見贊者而不見賓疏以為冠畢已見似矣然醮畢即見于母儀節相承則見父見賓當于何時豈在酌醴定祥之前與又言歸俎而不言載俎其牲未聞注已陳之要皆文不具也

蕙田案曲禮言取妻者齊戒以告鬼神而士昏禮不具何疑冠禮之無告廟文也文王世子冠取妻必告有明證矣父為主人與賓皆行冠事何必再行見禮張氏之說泥矣

若不醴則醮用酒(注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當為禮(疏)自此以上說周禮冠子之法自此以下至取邊脯以降如初說夏殷冠子之法

蕙田案疏分周禮夏殷禮其說非辨見後

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元酒在西加勺南枋(注)房中間者房西室也

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元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洗有篚在西南順(注)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篚亦以盛勺鐎陳于洗西南順北為上也始加酌用脯醢賓降取尊于篚辭

耳始酌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薦出自東房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注)贊者筵於戶西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

冠者向西拜受賓授爵東向答拜如醴禮也於賓客拜送者則亦薦之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

立于筵西(注)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徹薦爵筵(注)徹薦與爵者辟後可相因由便也加皮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注)攝猶整也整酒謂捷之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膋之其他如初壯面取

脯見于母(注)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為俎膋脊之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注)特豚一豚也凡牲皆用左胖煮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膋也

高氏愈曰士田祿微故不殺殺則為盛禮

蔡氏德晉曰醮止於乾肉折俎而不殺牲此言其盛則殺牲也

始醮如初(注)亦薦脯醢徹爵筵尊不徹矣再醮如初(注)嬴醢蜬醢再醮加俎膋之皆如初膋肺(注)攝猶如再醮之矣加俎膋之膋當為祭字之誤也祭俎如初如祭脯醢卒醮取邊脯以降如初

蕙田案以上醮及殺牲而醮

劉氏敞曰若不醴則醮用酒謂庶子也醴申醮輕昏禮適婦醴之庶婦醮之丈夫之冠猶婦人之嫁則醮用酒者必庶子也下文曰庶子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是矣註云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又註醮于客位云夏殷禮也皆非也夏殷有天下千有餘歲冠禮行之久矣豈以醮為禮焉溥天之下皆醮也周公何以改之然則醮於客位當曰醴於客位嫡子冠于阼醴于客位以變為敬也庶子冠與醮相因不於阼亦不於客位畧庶子也醮禮繁醴禮簡以簡為貴也醮三卑醴一辭以少為貴也醮用酒醴用醴以質為貴也醮有折俎醴脯醢而已不尚味也酒在房外醴在房中以變為敬也此皆聖人分別嫡庶異其儀也

朱子曰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衛之慕有繆布衲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

法也記註所云若以宋杞二代之後及宅遠國未能純用周禮者言之則或可通然亦未有明文可考也此註又言改字者上下文異故須別出也

敖氏繼公曰此醮與醴大意畧同惟用酒而儀物繁為異上既見醴禮矣此復言不醴則醮者蓋冠禮之始惟醴而已然少近於質故後世聖人又為此醮禮與之並行焉言若者文質在人用之惟所欲耳

郝氏敬曰醮醮也盡飲之名醴一酌醮三酌加折俎盛者殺牲腴醴多文矣凡禮先質而後文醴與醮皆歷世已行之跡若者隨時不定之辭若醴則用醴若醮則用酒醴濁而酒清

張氏爾岐曰醴醮二法其異者醴側尊在房醮兩尊於房戶之閒醴用觶醮用爵醴籩從尊在房醮籩從洗在庭醴待三加畢乃一舉醮每一加即一醮醴薦用脯醢醮則賓自降取爵升酌酒醴則每加又有乾肉折俎醴贊冠者酌授賓賓不親酌醮西待賓命醴者每加冠必祝醴時又有醴辭醮者加冠時不祝至醮時有醮辭其餘儀節並不異也

姜氏兆錫曰若不醴及若殺皆禮之變用酒禮盛於醴殺牲禮盛於脯醢折俎而冠禮不以盛禮先之者聖人於始冠示以淳古之意即始加用緇布冠之意也其又及於用酒殺牲者則權也夫拜下改為拜上聖人雖違衆而不從其泰若麻冕改純則聖人亦以無害於禮而從之若不醴若殺意亦如此若如疏者之說則夏尚忠商尚質而反謂其文勝於周也豈理之所可通哉

盛氏世佐曰衆說不同當以朱子為正凡禮皆由質而趨於文疏以醴之質者為周禮醮之文者為夏殷禮倒矣宜後儒莫之從也劉氏知幾說之非而其自為說亦未善如以此節為醮庶子經當云若庶子則醮用酒而下文亦不應別見庶子冠法矣朱子謂庶子一醮以酒安得有若此及下文殺牲之盛禮哉蓋冠禮之初惟醴而已庶子則一醮以酒所謂醴重而醮輕也（醴重醮輕鄭註曾子問語）若三醮殺牲乃後人為此以尊異適子而庶不敢干焉敖氏知冠禮始惟有醴後乃為醮所見最卓而以醮為聖人所制則惑也此特叔世變禮之後國俗有此不同記者以其無甚害於禮而存之猶夫子從純之意耳姜說實本朱子然亦不能堅守其說而遷就之至以用酒殺牲為聖人之權蓋見

此節列於經文之內不敢斷然以爲變禮不得不曲爲回護而其辭屈矣是皆不知此篇經記混淆之所致也竊謂此篇之經至歸賓俎而止矣自此以下皆記也凡爲記者有三有記經所未備者有記禮之變異者（變以時代言異以國俗言）有各記所聞頗與經義相違者記經所未備者周公之徒爲之與經並行者也記禮之變異則非周之盛時之書矣至於各記所聞而頗失經意者則七十子後學所記也意其初經與記分記與記亦不相雜至漢儒掇拾灰燼之餘寓以經師之說而三者之辨不可復知且有經連於記記混於經者矣何以明其爲記也試以昏禮較之若不醴及若殺猶昏禮記若不親迎也所謂記禮之變異也若孤子若庶子及冠者母不在猶昏禮記庶婦及宗子無父之類所謂記經未備也諸辭則昏禮俱屬記尤爲明證惟屨制一節朱子移附陳器服節之末或是彼處脫簡然詳其文體亦似昏禮記摯不用死腊必用鮮之類經益以屨賤不與冠服並言而記者詳之亦是記所未備也自冠義以下乃漢儒取戴記家語以成文非本記之舊矣觀其首冠義二字若小戴記篇目十七篇無此例也疑作者原不敢自附於本經之記而編禮者誤以記之一字加之若移彼記字於若不醴之首則得矣朱子謂醴賓節以上正禮已具以下皆禮之變是也特未正其爲記耳

惠田案盛說頗有見地存參

觀承案醴重而醮輕醮文而醴質醮繁而醴簡此注家所以互異也舊說以醴爲周禮醮

為夏殷禮者固為無据謂適子用醴庶子用醮下文又別見庶子冠法亦未見其然竊謂饗以訓恭儉適子用醴所以慎選古儀而不從俗之煩以重之且以著冠禮之正義如從俗而用醮亦非有害于禮者故別具其儀於後經義上下原自貫通即不移記字於若不醴之首未始不分明也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注父兄諸父兄諸兄）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於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注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凡古文紛為結今文禮作醴）拜壯面於阼階上賓亦壯面於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壯面（注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于門外）

蕙田案以上孤子冠

觀承案士冠禮不言告廟諸侯以上告廟且將之以裸享節之以金石已變士禮矣而不知仍士禮也士之父沒而冠掃地而祭於禰以示不敢自擅蓋冠者父冠其子祖亦不可以冠孫諸侯以上之有告廟皆自為主人時也與士之父沒而祭禰義同禮孤子之冠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則冠者之孤皆得自方其未冠故紛為主人故曰仍士禮也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注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

蕙田案以上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張氏爾岐曰母不在謂有他故也使人受脯當於後見也）

蕙田案以上見母權法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注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古文某為謀)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古文共為恭)敢辭(注病猶辱也古文病為秉)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注敢不從許之辭)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注莅臨也今文無對)

戒賓宿賓之辭

蕙田案以上戒賓宿賓之辭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注令吉皆善也元首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注爾女也既冠為成德祺祥也介景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注辰子丑也申重也)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注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也皆加女之正猶善也成皆也皆加女之服謂緇布冠皮弁爵弁也)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注正猶善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注黃黃髮也考壽黎也皆壽徵也疆竟也)

蕙田案以上加冠祝辭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注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芳香也)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注不忘長有令名)

醴辭

蕙田案以上醴辭

醮辭曰吉酒既清嘉薦亶時(注亶誠也古文亶為禪)始加元服兄弟具在以孝友時格永乃保之(注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為嘏凡醮者不祝)

張氏爾岐曰孝友時格孝友極其至也教以盡孝友之道乃可長保之也注凡醮者不祝謂用酒以醮者每加冠畢但用醮辭醮之其方加冠時不用祝辭也詳醮辭始加元服等句與祝辭相類兼用之則複矣疏以為醮席子不用祝辭錯會注意

再醮曰吉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注祜福也)三醮曰吉酒令芳籩豆有楚(注旨美也楚陳列之貌)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注肴升折俎亦謂豚)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三醮辭

蕙田案以上醮辭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注昭明也爰於

也孔甚也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注髦俊也攸所也于猶為大矣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注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為尼甫周大夫有家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

白虎通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壯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頗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

蕙田案以上字辭

屨夏用葛元端黑屨青約繶純純博寸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為正也約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約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三服之屨不與上服同陳者屨賤故別言之夏葛屨冬皮屨春秋熱則從夏寒則從冬此元端黑屨初加時所用注云以元裳為正者元端兼有黃裳雜裳屨獨用黑與元同色故云以元裳為正也約在屨頭繶其牙底相接縫中之條純謂繶口緣邊三者皆青色也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約繶純純博寸注魁蜃蛤柎注也

張氏爾岐曰此皮弁服之屨再加時所用以魁蛤之灰注於上使色白也

爵弁纁屨黑約繶純純博寸注爵弁屨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

張氏爾岐曰此三加所用之屨疏云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者案冬官畫繢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繢以為衣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繢以為裳是對方為繢次此方為繡次又鄭注屨人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凡舄之飾如繢之次凡屨之飾如繡之次上文黑屨青飾白屨黑飾皆繡之次此爵弁纁屨而黑飾不取此方之色而以對方黑色為飾是用繢次與舄同故云爵弁尊也

朱子曰三屨經不言所陳處疑在房中既冠而適房改服并得易屨也

冬皮屨可也不屨總屨注總屨喪屨也繢不灰治曰總疏言此者欲見大功未可以冠子故於屨末因禁之也

蕙田案以上三服之屨

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太古唐虞以上緌纓飾未之聞太古質無飾重古

始冠冠其齊冠白布
冠今之衰冠是也

春秋昭公九年左氏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疏弁謂緇布冠敛括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

（郊特牲孔疏太古之時其冠惟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故先冠之也古禮布冠不合有緌而後世加緌故記者云其緌也引孔子之言謂未聞緇布冠有緌之事冠而敝之者言緇布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皇氏曰鄭云雜記緇布冠無緌而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者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緌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緌也方氏慤曰緇布之冠太古尚質未聞有緌末世寖文乃加緌耳玉藻言緇布冠繢緌者兼末世言之也孔子未嘗聞其緌者揩盛世言之也）

蕙田案此記用緇布冠之義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

（郊特牲孔疏士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庶子則冠於房户外南面客位謂户牖之閒南面此謂適子方氏慤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為主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則以酒澤之也每一加則一醮蓋酒以饗賓冠於阼是以主道期之醮于客位是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曰三加彌尊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故曰諭其志也以冠者非特冠彌尊而衣也亦彌尊非特衣優彌尊至於祝辭醮辭亦然所以諭其志則一而已）

蕙田案此記重適子之義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或謂委貌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為父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為元冠委猶

蕙田案注意以三者皆為元冠蓋始加本當用此因重古而用緇布冠既乃以易之也張氏爾岐謂此因冠者既畢易服元冠故記之

周弁殷冔夏收注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毋毋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其制之相等者殷則冔夏則收也異未聞

張氏爾岐曰此因三加爵弁而記之疏言三代冠禮不變其制之相等者殷則冔夏則收也異未聞之由也其制之異同用也

三王共皮弁素積注質不變代再加所同用也

蕙田案以上記三代冠之同異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注據時有未冠而命為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攺娶有昏禮是也)

敖氏繼公曰無大夫冠禮據禮經而言也其下二句所以釋無大夫冠禮之意也古者謂始有冠禮之時五十而爵者以其年艾德盛乃可服官政也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注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攷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

葉氏夢得曰諸侯既冠而即位固已同於士禮矣未冠而即位則既為諸侯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冠禮無復施安得有公侯之冠禮此所以為夏之末造也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諸侯固未當以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立未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為諸侯乎

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張氏爾岐曰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末始作非古也據註訓造為作則末字當一讀近徐師曾解郊特牲云末造猶言末世則二字連讀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注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自下升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注象法也為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小官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

敖氏繼公曰元子長子其冠時猶用士禮以其未即位則無爵故也舉天子之元子方氏慤曰嗣諸侯者有冠禮嗣大夫之而不繼世也諸侯必繼世以立所以象賢大夫不繼世為其德之殺也

王氏安石曰天子元子冠同于士雖君儲副有君父在上故冠用士禮所謂無生而貴者也象法也父祖之賢子孫能法象之故使之雖未冠南面君國是以諸侯別有冠禮也爵言命為大夫也視諸侯德有殺故冠惟士禮與諸侯不同此言大夫之所以無冠禮也

盛氏世佐曰記自無大夫冠禮下即劉歆所謂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也古者謂殷以前耳非周初也喪服殤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此周公之書也身為大夫其兄乃有未冠而殤者則年未二十而為大夫者有矣如謂試為大夫而仍行士禮則為昆弟之長殤當服大功不得降而為小功也降而為小功則已爵也又案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載成王冠頌及公侯冠

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世乎孔穎達謂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此臆說也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之事實之且曰此周公之制也足徵其所自起矣惟其先有諸侯冠禮而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公冠今本作公符云天子儗焉歸有光作天子諸侯無冠禮論乃訾之殆未之深考與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以士為爵死猶不為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

張氏爾岐曰爵以德升故冠從乎踐用士禮古者生不以士為爵死不為之立謚士因踐者也

朱子曰自繼世以下於冠義無所當疑錯簡也

慈田案錯簡之說近是存參

又案禮記郊特牲文與此冠義同今不復載

右儀禮士冠禮

家語冠頌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于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禰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

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作主於席壯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作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元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元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禮記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緇纓緌諸侯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注昔始冠之冠）

（元冠玄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綏導者飾也）

陳氏澔曰天子始冠之冠則元冠而以朱組為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却用雜采之繢為纓綏為尊者飾耳非古制也

大戴記公符自為主迎賓揖升自作立於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為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

公元端以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加四元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元端其疇幣朱錦綵四馬其慶也天子儗焉太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注公符公冠也三元當爲袁字之誤）

春秋襄公九年左氏傳十二月晉悼公以諸侯之師伐鄭而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注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也（注歲星十二歲而一終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注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注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行將也）以金石之樂節之（注以鐘磬爲樂動之節）以先君之桃處之（注諸侯以始祖之廟爲桃）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注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

國語晉語晉趙文子冠（注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注武子欒書也禮既冠君遂以贄見于卿大夫先生）昔吾逮事莊主（注莊莊子趙朔之謚人夫稱主趙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注榮者有色貌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范文子（注文子范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注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注獻子晉卿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注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注糞除喻自修潔）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注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罃）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注張老晉大夫張老）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注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

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注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注先主謂成王宣覆潤也)白虎通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為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天子之元子士也

陳氏禮書諸侯始加緇布冠繢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元冕天子則始加元冠朱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元冕五加衮冕矣郊特牲言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鄭氏皆以為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去幼志心衮職而賈公彥孔穎達皆言天子當加衮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擬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諸侯四則其子三加可知矣王太子四加而禮記言天子之元子猶士者非謂加數也儀禮士冠禮無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而季武子曰君冠必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而家語之說亦然此蓋國君之禮歟國君自冠有享禮大夫士自冠亦然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

楊氏復曰儀禮所存者惟士冠禮自士以上有大夫諸侯天子冠禮見於家語冠頌大戴公冠與禮記特牲玉藻者雖遺文斷缺不全而大概亦可考如趙文子冠則大夫禮也魯襄公邾隱公冠則諸侯禮也閒成王冠則天子禮也大夫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其冠也則服士服行士禮而已歸氏有光天子諸侯無冠禮論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父謂諸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為元子之時以士冠禮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已奉宗統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與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蓋以祝雍頌公冠之篇則証矣公冠曰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享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其酬幣朱錦綵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曰自為主曰賓降阼嫌尊卑非為人子

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擬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公冠曰公冠四加元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緌綏諸侯之冠也蓋務為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郝氏敬曰古無大夫冠禮亦附會之說禮所以獨有士者禮莫不始於士也明乎士禮而大夫以上可引而伸之加其等蓋其數天子諸侯皆可知矣今謂五十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天子諸侯未聞必五十而後為其亦無冠禮又何也玉藻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緌纓諸侯之冠大戴記云諸侯冠禮四加元冕春秋傳云公冠用禮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此禮皆起於夏末乎焉知士冠之獨始於古也古有士即有大夫有士冠即有大夫冠而諸侯天子所損益可知也

徐氏師曾曰古者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與大夫皆用士禮故儀禮無天子諸侯大夫之冠禮非逸也該不幸天子崩太子未冠則冕而踐祚不行冠禮蓋已本宗統君天下不可復責以成人之道也故家語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天下之事者何冠之有又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所謂因喪而冠也蓋世子未命於天子故不言即位而言主喪周氏不考於禮乃謂元子世子不當用士禮而引玉藻公符左傳所云皆後世之失成王冠頌如誠有之意者周公欲王修德故因饗夏末之禮而使祝辭作頌以昜之嗣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逸乎

盛氏世佐曰大小戴記家語左傳國語諸書及儀禮之記所論天子諸侯大夫冠禮之有無何其殊也有謂天子諸侯即位已冠無冠禮者冠頌云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所謂因喪而冠也蓋世子未命於天子故不言即位而言主喪是亦冠禮乃謂元子世子不當用士禮而引玉藻公符左傳所云皆後世之失成王冠頌如誠有之意者周公欲王修德故因饗夏末之禮而使祝辭作頌以昜之嗣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逸乎

謂天子諸侯即位已冠無冠禮者冠頌云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云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所謂因喪而冠也蓋世子未命於天子故不言即位而言主喪是亦冠禮乃謂元子世子不當用士禮而引玉藻公符左傳所云皆後世之失成王冠頌如誠有之意者周公欲王修德故因饗夏末之禮而使祝辭作頌以昜之嗣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逸乎

（人之事如家語所說人君之例）有謂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其冠與古士禮同者冠頌郝氏既即位將冠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加世子之冠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此記亦云天子之元子猶士是也有謂諸侯大夫因喪而冠後不改冠者曾子問云天子崩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韜無冠韜（注云不韜明不為改冠然則此諸侯大夫亦因喪而冠者疏乃謂其幼弱未冠總角）有謂諸侯大夫年未五十猶服士服行士禮至五十乃命所以無冠禮者此記與郊特牲

（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非是也）

所云是也此皆論其無者之據也言天子冠者冠頌記冠成王之頌公冠云天子礙焉玉藻記天子之冠是也言諸侯王太子世子之冠與士異者冠頌記公冠則以卿爲賓至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等儀節又云王太子世子之冠礙焉公冠篇畧同及左傳季武子之說玉藻記諸侯之冠是也言大夫冠者國語云晉趙文子冠是也此則論其有者也或一禮而異議或一篇而異詞覽者幾茫乎不知所從矣然其說蓋各有指焉未可是彼而非此也夏以前諸侯無冠禮周以前天子無冠禮春秋以前大夫無冠禮凡言無者皆推本古義以見世代之升降而其中有二說焉即位已冠爲繼世者言之也五十乃命爲崛起者言之也至於除喪不改冠者爲其先已冠訖特與吉冠不同耳今亦畧見於雜記記云既冠於次入也夫自天子諸侯之冠禮既作必有成書以著其詳中更去籍滅學之變而亡之故本經不能具要其大節目之所在未嘗不以士禮爲準而其中四加三獻之類則亦尊卑隆殺之所由辨也見謂同者不盡同見謂異者不盡異自天子以至諸侯之世子其冠禮大畧可覩矣惟大夫之冠僅一見於國語而其禮不得聞記殆以甘衰世之制而畧之與

蕙田案自家語以下各條與儀禮記互相發類附於後諸家之說咸氏近之

右經傳天子諸侯大夫冠禮

禮記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

內則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二

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悌行孝悌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荀子大畧篇古者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

說苑建本篇周名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

白虎通陽小成於陰陰小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

冠義孔疏世本云黃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爲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十二年歲星一終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又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已著弁既已著弁則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爲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杜佑通典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曰冠而生子禮也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曰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譙周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

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五經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案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則十二而冠

陳氏禮書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則十二而冠故春秋傳曰十二年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考之經傳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成王十五而弁則十二而冠可知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失之矣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爲殤則大夫不待五十而爵者亦不待二十而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

陸氏佃曰二十曰弱冠則二十而冠禮之大節在是也唯天子諸侯十五而冠早成其德先儒謂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魯襄公是時年十二諸侯十二而冠誤矣蓋曰可以冠則非禮之正也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成王時年十五則冠在是歲可知

蕙田案陳氏陸氏說俱可通

右冠年

禮記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

曾子問父沒而冠則已冠婦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注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注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注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疏曾子疑除喪之後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酰無冠醴（注酒為酰冠禮醴重而酰輕此服賜服酌用酒等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疏謂將冠值喪當成服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三年重喪亦可因喪服而冠故云可冠於次謂加冠于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于次舍之處冠後入喪所哭而跳踊每哭一節三跳如此者三凡九踊乃出就次所

蕙田案冠以責人為人子為人弟之道遭喪則盡哀盡敬全子道焉可不冠乎冠者以喪冠以喪之冠也曾子問因喪服而冠是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娶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注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方氏苞曰大功以上其情切而為期遠故因喪服而冠小功緦麻則俟焉而用吉可矣此人情之實也

梁氏萬方曰注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句子字當為衍文

通典大功小功末冠議晉傅純難曰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得冠大功不得冠大功卒哭可以冠與本文不同何耶賀循答曰道父為子嫌但施於子不施於已故下言已雖小功著已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已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謂

與本文不同高崧問范汪曰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於禮無可冠之文范汪答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於子已爲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與上童俱有末語特於下言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爲小功卒哭皆得行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爲父雖小功子服盡也大功許冠婚則小功便無所不可也高崧重問范汪曰下殤小功則不可而云小功之末可以冠婚何范汪重答曰下殤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殤不可以服輕而恩疎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以復於大功小功喪中每言冠乎答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也於大功小功之末故可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

行冠禮殊也或問者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案經大功之末雖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已可以冠鄭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未解經又云大功之末而注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爲非卒哭耶答曰記云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注又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嫁其子則於文不得復娶妻者冠而後娶今既云冠嫁其子則於文不得復自著已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娶妻則大功亦可以得冠冠輕婚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比禮三月既葬卒哭於小功則餘有二月是末也於大功則正三分之一便謂之末意嘗以疑之然鄭氏注喪

服經云葬喪之大事既畢故謂之末耶重問曰省及申釋注意甚為允也然僕猶有所未了禮小功卒哭可以取者婚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明婚雖屬吉而有嗣親之感小功餘喪不重祖考之思故可以娶也大功可冠猶有疑焉夫吉禮將事必先筮賓然後成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嫁其子者以已大功之末於子則小功服已過半情降既殊日算浸遠故子可以行吉事至於已身親有功布重制月數尚近而便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禮於此稱情無乃薄耶且非禮正文出自注義耳若有廣比想能明例以告之答曰齊衰之喪則冠婚皆廢大功則廢婚而行冠冠吉輕而婚吉重故也冠吉輕故行之於大功之末婚吉重故行之於小功之末云可以冠子而自著已冠之文不便賢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則大功得自冠以身有功服月數尚近繹親重之服行輕吉之事今正以大功小功之末俱得行吉禮故施輕吉於重末行重吉於輕餘重服不可以行重吉故許其輕者輕服可之冠則行吉冠之禮而反喪服若服在齊衰不得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貴及不可踰時而齊衰之服崇重則大功之末差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蕙田案范汪之答於經注兩合

右有喪而冠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鄭氏鍔曰昏者禮之本冠者禮之始昏則親男女之情冠則成男女之德也

地官黨正凡其黨之昏冠教其禮事

禮記樂記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

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元冠元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注國本國以禮為本也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無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服元冠元端異於朝也疏阼是主人接賓處適子冠於阼所以著代父之義也鄭注阼為主人之北若不醴則醮用酒庶子冠於戶外又因醮焉皆士冠禮文周禮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醮之其於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醮則因而行不必改也醮者醮盡之義鄭注士冠禮酌而無酬酢曰醮是也冠於客位尊以成人若賓客尚之也加有成也謂益加有成人之事此記見士冠禮故三加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四加也諸侯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案儀禮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呂氏大臨曰母拜之義古今學者疑焉孔氏琉義曰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子持所奠脯以見母母以脯自廟中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此說未然所薦脯醢為醴子設非奠廟也蓋古者有庸敬有斯須之敬子之於母固所尊也所尊則庸敬矣然婦人之義在家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母雖尊也卒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則屈其庸敬以申斯須之敬明從子之義猶未害乎母之尊也庸何疑焉

陳氏祥道曰儀禮曰主人元冠玄端爵弁皮弁以致其盛之潔緇以者以日月往來而吉凶無常者也元冠以象道之幽朝服皮弁以致其盛之潔緇以之以卜人況冠禮之大者也元冠玄端而不變者也唯夫有道之君子素其誠而不雜黑為主素以白為主黑與白純而不變者也元冠玄端而不變者也唯夫有道之君子素其誠而不雜其行此所以筮日而日無不吉也筮其賓客儀禮所謂前期三日如求日之儀是也昔之人有吉事則與賢者謀成之有凶事則亦與賢者哀戮之冠事吉禮賢者敬成之有冠則天道也中而有服則人道也下而有履則所以筮賓而歡成之也上而有地道也故二加而彌尊每加莫不有此三者焉夫始加也其冠則緇布而服則元端爵韠而其絢黑其加之有序其序之有章而衆人由之亦足以得性命之文而況

夫君子者乎所謂喻其志則有成者也在是也母所以生我者也兄所以長我者也而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兄弟之豈非以見其既冠而深責之以成人耶此家與之成禮也君者出令以正我者也而不可以不見故元端元冠以莫摯見於君非特家與之成禮也而國又與之成禮也鄉大夫以智帥我者也鄉先生以德先我者也而不可以不見故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者非特國與之成禮而鄉黨鄰里亦與之成禮也故自一家達於一鄉自一鄉達於一國莫不與之成禮故曰將責成人者將責其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行焉其是之謂乎蓋冠必用醴若不醴則醮焉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醮之不饗諸侯大夫受賜服於天子歸設其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醮輕於醴也士冠若不醴則醮者則冠適子或醴或醮惟其所用矣

方氏慤曰所謂元冠元端者禮運曰天子齊元衣元冠元裳郊特牲曰元冕齊戒司服曰其齊服有元端或曰元冕或曰元衣或曰元端何也蓋有旒則謂之元冠以其身之所依則謂之元衣以其服有兩端則謂之元端或元冕或元衣而加元冠皆謂之元端王藻曰天子元端而祭則元冕元端者祭服也元冠元端齊服也然而元冕雖以祭亦有用之以齊者郊特牲言元冕齊戒是也元冠雖以齊亦有用之以祭者玉藻言元端而居是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所以尊重事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疏先王重冠故行之於廟至尊先祖也

謂禰廟既在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即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處之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為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之廟也

說苑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道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勵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小嬉戲惰慢之心而行衍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

白虎通冠者憮也所以憮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首別成人也

小學司馬温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右冠義

淮陰吳玉搢校字